增補文獻備考

三十一

共五十一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五十二

弘文舘　纂輯　校正

田賦考十二

大同一

臣謹按貢物之設未知昉於何時而厥初定制不以結數均排各邑所貢多寡有不齊者防納刁蹬之弊不可勝計遂創大同廳內而土貢諸種外而營邑需米及一年須用並從田結計除而每一結收米幾斗自畿而始訖于諸道名之曰大同大同與貢物不必分作兩條而貢者只下供上也大同者通內外所需而設也然則其規畫施措有不可不辨者矣續臣謹按大同今

廢然姑存其槪以見時政之損益焉

宣祖二年校理李珥進東湖問答請行收米之法

東湖問答曰 祖宗朝防納之禁甚嚴凡百貢物只使百姓直納于官百司之官亦不爲胥吏所瞞無刁蹬阻隔之患故百姓不困於貢物世道寖降弊習日滋奸猾之隷桀黠之吏私備百物愚弄官司阻當百姓必納私備之物然後索其百倍之價近來雖欲革此而未得其要防納之名雖廢而防納之實反甚欲革此弊豈拘故常海州貢物之法每田一結收米一斗官自備物以納于京民間只知出米而已刁蹬之弊略不聞知此誠今日救民之良法若使大臣及該司悉取八道圖籍講究其人物之殘盛田結之多寡物產之豐嗇更賦其

貢物而式均其苦歇至於貢物之不切於國用者量宜蠲減必使八道郡邑之所辦出皆如海州之一結一斗然後乃頒其令則何不可之有

臣謹按燕山貢案之弊言之者甚多而先正臣李珥知其弊最悉故言其弊甚詳至於東湖問答則不惟言其弊而其所以救其弊者實得其要道後來大同雖其詳畧不同而其法實本於此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二十七年命詳定貢案亂後貢法尤壞一從土產增損未盡釐正而止貢物作米之議始此

領議政柳成龍疏曰國家田稅則輕於什一而稅外如貢物進上及

各節方物甚多其初磨鍊貢物之際不以田結之數均一平鋪一結
貢物之價或有出米一二斗者或有出米七八斗者或十斗者民役
之不均如此若未卽變通則民無蘇息之望國無儲畜之路臣嘗以
爲一道貢物元數摠計幾許而又計道內田結之數叅詳劃一裒多
益寡如甲邑一結出一斗則乙邑丙邑亦出一斗出二斗則亦出二
斗如此則民力均平而所出如一矣方物之價亦依此均布或米或
豆以其一年一道所出方物之數從田結均定所納每結不過出升
合而民不知有方物矣其進上亦然皆以米斗出價全羅道則納于
群山法聖倉忠淸道則納于貢津可興倉江原道則納于興元倉黃
海道則納于金谷助邑倉慶尙道則待本道蘇復納于本道以爲軍

食咸鏡平安道則留貯本道而其五道米豆皆令輸到京倉各司貢物及方物進上如濟用監進獻苧布假使有司買用而若軍資不足及國家別有調度之事則貢物進上量數裁減而米豆之在庫中者取之無窮矣臣聞之明朝無外方進上之事只以十三省收銀付光錄寺凡進供之物皆貿買而用之若有別用之事則特命減膳用其價銀故遠地之民不知有輦載輸運之勞四方工匠百物無不湊集於京都京師日以富殷田野之民晏然安業此其立法之善我國所當取法也翌年又獻議曰自兵興以後經用竭乏其勢非以貢物作米難以繼用前此各官作米民間所出倍蓰於二斗而未聞有異說今戶曹減就雖輕而不知其輕況守令延拖不卽舉行其所督出不

在於秋收穀賤之際而乃在貧春窮竭之後民之號憫勢所必至臣意田稅條貢物及元貢物本官於年前已捧本色今不可追改者姑以本色上納其田稅條已作米者則亦以米上納其未納而應作米者先捧一斗而稍緩程限或以牟麥代納務令便民其上納時水陸船馬價亦十分叅定毋令貪猾官吏有所用手於其間若民情猶以加出船馬價爲難則就所捧二斗中除出爲船馬價幷除作紙人情上納則民怨不生矣此在該曹磨礲事情叅酌損益斷然行之而已今日以後科條既立則民得於秋成隨力以備而二斗之後終年無復催擾閭里安靖今之言不便者不無更言其便矣是法之行歲可得七萬餘石進供以下諸需自京貿用民亦少蘇而有異議還罷其法

光海初戶曹叅議韓百謙疏論貢物之弊請行作米之法領議政李元翼覆奏請設大同詳定條式先試其法於京畿每一結勿論上中下年春秋收米八斗輸納于京收米二斗時只貢物而已此則貢物進上及本邑衙祿京刷馬雜役盡入其中爲十六斗○癸卯改量後以春秋各捧六斗稟定

韓百謙疏曰我國貢物之弊實係於國家存亡相臣柳成龍深知其弊罷貢作米該用雜物皆從市直貿易用之其意非不善而其法有未盡善怨者多而悅者少終至不旋踵而還罷臣竊痛焉其法通八道每田一結出米二斗輸納于京大小土貢一切停罷夫沿海之邑自以其地載船上納則二斗之米豈不爲輕乎若如山郡遠水之地則轉輸出浦之費三倍本數於是乎山郡之民怨焉該用之物該曹

親自賣買有同商賈以減削其價爲能事於是市廛之民怨焉當其時還都未久物貨未集如有不時之需市廛所不可得則不得已別定於外方民有疊徵之怨吏無信法之意盖其時當事者意專在於多取贏餘而於調均民役之事不甚留意此所以左右牽掣終至於不可行也今若取其意而反其事畧以出浦遠近差等作米不必以二斗爲拘距海二日程以上則又準米作布輕重苦歇彼此如一則何所不悅凡物皆給優價比之市直或倍或蓰豊不增凶不減使防納之輩知有一定之法得以周旋其間貿遷有無自食其利則何所不悅其中或祭享所用尙方所需有難於自京募納則量除作米或布之數以本色上納則其伸縮裁量只在一有司能事有何不便之

事亦何不可行之有哉
元年諭廟堂曰承旨柳公亮言作米事多難便不可久行予意亦以爲
此固難行自有國以來任土作貢其意有在欲革防納刁蹬之弊有此
作米之舉如欲革弊便民所當先立紀綱或有犯者繩以重律
領議政李元翼啓曰作米之事自前欲試之屢矣而嚮日以來復有
此議或疑事勢難行或慮別有弊端持難累日久而不决遂有先試
畿甸之議而凡民間之役必出米穀無論春秋名目繁多被侵諸處
費財多端故斷定一年應役之價計給收米作爲事目啓下分等春
秋各捧其米矣今承備忘有任土作貢先立紀綱之教此是國法之
大體治道之大本臣不敢復有所陳辨當卽爲停罷而但聞各邑之

米或已納或已到未納或在道欲追止未納之官而只以已納之米辦應近日幾役則利害相碍調均甚難請春等則姑依本廳磨鍊秋等則稟裁施行

補仁祖元年議行宣惠法

副提學鄭經世議曰臣常謂宣惠廳公事節目繁瑣奸蠹易容不可以行之久遠且以臣之所知尙州一邑論之則大同一結所収通計米豆及其人布刷馬價諸色率一歲不過木二疋有餘則一夫所收大約不過十七疋而今宣惠廳所收一結當取三疋則一夫當取二十四疋較之常年所收殆加三分之一外方之民聞朝廷講究利民之政拭目傾耳日望其惠而乃得三分加一之賦必將譁然而駭矣

二年命行大同法於江原道

領議政李元翼言大同爲便民第一政請行之八道而巨室豪吏之沮撓又如前日只令關東倣畿甸行之始名以大同廳設局於仁慶宮自戶曹勾管後壬辰設湖西大同時合設於宣惠廳而水田旱田每結收米十六斗十斗上納六斗留置本官作官中之需沿海則以米收捧山郡則米五斗作麻布一匹上納己丑量田後嶺東九邑平海蔚珍三陟江陵襄陽杆城高城通川歙谷嶺西七邑原州春川寧越洪川橫城平昌旌善上納十斗減二斗江陵之嶺西三面及嶺西七邑又減二斗未量十邑麟蹄楊口狼川金化鐵原安峽平康伊川金城淮陽仍前

臣謹按 太宗朝始定貢賦綿布油蜜凡百應用之需並從田

結出是田貢也捌大同時京畿條則仍屬戶曹關東三南悉屬
　於惠廳今之所謂位米豆者是也土貢不在此中

補命減公州大同米一結各二斗所經各邑減一斗皆以三年爲限諸道倣此

補四年命減京畿大同之半以荐經詔使及毓慶園遷厝之役也

補十四年命蠲畿內春大同以畿民役煩也

補十五年大司憲俞伯曾請依中朝例設行大同

補十六年先是李元翼請行三道大同法只行於京畿嶺東其後權盼觀察忠淸取元翼之法平停一道田役剏爲槩法籍而藏之至是忠淸道觀察使金堉見其籍歎曰裕民之道其在是乎乃推演其法益加詳

密馳啓言大同之法切於救民臣總計道內田結每結出綿布一疋米一斗則進上貢物本道雜役皆在其中而更無催徵之弊請令廟堂議處特命行之竟以議不一未果行

金堉啓曰大同之事臣因古人成法妄陳欲行之意　聖上依允備局該曹回啓道內之民翹首仰望而頃因筵臣之啓特下更問之敎臣之所言乃救民之急務而近侍所言是足國之長策參以用之可以無欠臣之所定木一疋米二斗是二疋之式而米布叅半也豐年則木一疋米五斗亦爲二疋之式米布叅半也凶年則木從米價豐年則米從木價五斗準木莫過其數則此有低昂增減之宜而無上下損益之失也可以久行而無弊京外雜役雖曰浩大而貢物之價

自有詳定之數總而言之則三萬八千疋本道雜役如刷馬之類雖不可預定亦不過三萬疋而結木則爲十萬疋以此觀之則必無不足之數而尙餘數萬疋可以的知而易見矣至於二斗之米則總計爲一萬三千三百餘石分用於五十官三營四鎭不爲不足而若加三斗於豐年則可以增補於各官之元穀也外方小邑之民有田一結者其役價多至於八九疋而今以一疋二斗忘一年之憂則其喜躍可知但大邑之民則本州結數甚多而貢物之定比諸小邑僅加一二分大邑之民八結只出五疋云今使一結各出一疋則此輩必以爲苦一道之中稱爲大邑者只是忠淸公洪四州五十官之所喜何可以四官之所不喜而不行其法乎且其所苦者苦其一結一疋

也當此之時何可以一結一疋爲苦役乎且土豪田結多者或至於三四十結以一時辨出爲難結木不必皆爲貢物之價亦有本道本邑之所用本邑之所用隨便續捧亦爲無妨何必責辦於一時乎惟在守令之善用至於京各司主人則不爲磨鍊其人情木貢物之價優數詳定人情亦在其中試以奉常寺言之淸蜜一斗之價定木七疋以典牲署言之羊一口之價定木六十疋他餘物價雖不必徧擧而擧皆若是今若曰斗蜜之價木三疋人情四疋一羊之價木三十疋人情三十疋云則彼必喜而聽之此則朝三暮四之術而非用法之正道也且各司貢物例有勢家防納之患故本司主人被其所奪失其本業者多矣今使主人取其價絶其防納之患則此亦各司主

人之所喜也京中之人不便者只是防納牟利之徒也大凡各司主人皆是本司之下人所謂色吏使令者皆其同類也貢物上納之時互相周旋各盡其力人情之用豈至於過多乎今此詳定之中物價或有畧少者則臣與該各司相議加定使京外之人皆無未洽之意今年姑依臣所定而試行之徐待豐年而用筵臣恒式似爲便當

二十四年命更定兩西貢物價

臣謹按兩西收米(即貢物價)每結米七斗而光海時因西邊有事令諸道運餉每結加捧一斗五升謂之西粮(一云毛粮)而兩湖路遠難運故兩西貢物叅量移定於兩湖兩湖之西粮使兩西代給逮

仁祖二十四年關西無屯兵給餽之事西粮并罷而兩西又無

他需用故貢物之移定兩湖者幷還定兩西而仍減二斗海西則依前納京師關西則以雇馬難辨會錄於軍餉京貢價自戶曹移給而直路及博川等十三邑每結收米五斗中山及江邊二十九邑收米六斗一道收米宜無異同而中山諸邑比直路加一斗者或以民役稍歇而程途遠近亦不同有所加減歟是未可知也

補二十五年因備局堂上李時昉所啓以京畿凶荒比他道尤甚故自上特減今秋等大同二斗及春等八斗米江原道大同收米亦請除五斗問于大臣後從之

孝宗初年右議政金堉上箚曰大同之法均役便民實救時之良策雖

不能遍行於諸道畿甸關東旣行而得力若又行之於兩湖則安民益
國之道無大於此者臣所以汲汲於此者此事當行於嗣服之初年凶
則又難行今歲稍稔此天借之便也明歲之役及冬前定奪乃可行之
臣之如恐不及者此也時諸議久未歸一　上於筵中問便否領議政
李景奭對曰大同之法在　先朝與諸大臣欲行而竟不行必有深思
而然也凡法之變改必使擧國民心洽然無異辭然後行之無弊今宜
先試於湖西一路驗其便否乃可均之八方

三年命行大同法於忠淸道金堉奏曰或以爲宜通行於兩湖或以爲
先行湖西可也臣意則以爲必須通行然後稍可舒民怨矣　上曰當
初三南大同之設事似重大故不果行爾今姑先試於一道以觀其效

而此等事必有綱紀然後可以着實卿等必周思善慮俾無未盡之事可也備邊司啓曰湖西大同仍前磨鍊畧加變通以一結十斗計之則必無不足之患而外議橫生紛紜無已 聖明洞燭不撓則似或可行而攻之者因此爭起則恐不免中道而廢 答曰人言雖巧予豈動哉卿等勿以爲慮但磨鍊之際惟以內外俱便爲計宜矣

補又啓曰江原大同欲合於宣惠廳者非欲奪彼而與此也名以大同則此則宣惠也其不可分而二之也明矣收之於民結者豊凶無異而給之於主人者低昂不均各司主人由此怨憤今欲行湖西大同皆以爲若如江原則人不堪矣必先革此弊合而爲一使民洞知然後人皆相信而樂從矣況宣惠之法乃民事之莫重者故三公例兼提調而總

領之何可使該曹一郞官主之任其糶糴而莫之知乎臣等之欲合者實欲重其事而信於民也 答曰依啓

補 同年八月始行湖西大同法先是 上用金堉言命設湖西大同廳尋以議不一而寢之至是堉復以爲言 上命堉先撰節目以進乃命李時昉許積掌其事趣行於湖西於是湖西一路野邑則結出米舟運上江而山邑則代以布委輸京師自御供祀享接賓之需以至藁稈薪蒸咸取辦於此官不得潤狹吏無敢伸縮凡貢案刁蹬等積年謬弊一朝頓革湖西之民莫不皷舞前言不便者及是交口稱美

補 大同節目○一忠淸江原兩道大同合設於京畿宣惠而爲一廳○一三公例兼都提調戶判例兼提調又有提調二員兼管三道宣

惠及常平廳而郞廳則各爲分掌京畿與常平郞廳二員互相兼察

忠淸與江原郞廳二員亦互相兼察○一收米元數逐年隨其時起

數通旱田水田每一結春秋各捧五斗以爲京外一年之用而本道

則一年應下數計除分其邑之大中小殘量宜留置餘米以應各項

刷馬與科外之役餘米不足之邑則以附近有裕官米推移充給京

廳如有不時別卜定則自京可備之物不爲分定於本道然後可省

其猝辦輸納之費各項應下外稍存餘數以爲臨時策應之資○一

二十八司元貢物及田稅條貢物戶曹作紙役價其人歲幣上次木

各官京主人房子雇價禮曹觀象監各樣紙工曹漆田全漆造紙署

楮田所出掌苑署果園結實典牲署黃牛備邊司襦紙衣宗廟薦新

大小麥生兎各殿朔膳月令誕日冬至正朝臘肉進上內醫院牛黃藥材三名日進上馬工曹筆柄竹內弓房魚膠正筋迎接都監京婢房子價皆以米磨鍊自本廳上下一年應下之數通計四萬六千二百六十六石零○一戰防兵船新造與改槊進上方物白綿紙油芚小好紙甲胄藥丸監兵水營營需各官官需油淸紙地使客及監司支供釋奠祭幣帛牛脯社稷賜額書院幣帛各項上下米共計二萬二千九百十八石皆以本道留置米計減而餘米尙有八千餘石以此爲科外別役責應之資○一沿海沿江之邑以米上納山郡則作木上納以除輸運之弊而米則可食米木則五升三十五尺勿論豊凶以米五斗作木一疋定爲恒式而上納米布自有其限雖不得不

及時收捧其本官所用不必督責於一時隨其民願鱗次收捧船運之官則別造海倉於船所使之前期收捧以便及時載運○一平斗斛權衡乃是急先之務故斗斛升尺自本廳一依戶曹行用之規造成烙印下送于本道本道亦爲見樣造作分送于各官使之以此行用戶首等例於收捧之際必用大斗故民間未蒙實惠令本道監司着實嚴禁私無烙印斗斛升尺者摘發重治俾無中間濫費之弊○一京上納米布輸運船馬價計減於收米元數之內而木則正月內米則四月內上納限內未納官守令解由拘碍二十石以上越一等三十石以上越二等視此爲例次次加等而尤甚未納官守令則入啓處置○一外方貢物例於翌年二月爲始上納厥價分給當在二

月之後而各司貢物各有年條如祭享御供及殘弊無形之各司當年內上下其他各司皆於翌年春上下以爲恒式

沿邑三十五邑以米上納大興新昌唐津定山石城洪州海美藍浦扶餘鴻山韓山泰安舒川連山保寧結城牙山青陽平澤瑞山德山溫陽禮山林川庇仁公州稷山恩津尼山天安沔川忠州陰城堤川鎭岑山郡十三邑以綿布上納青山永春文義沃川清風槐山懷德報恩丹陽延豐黃磵永同懷仁○五斗作綿布一匹半山半沿六邑以米綿布參半上納鎭川清州燕岐全義木川清安

補備局論三手收米啓曰本司堂上會坐兩司長官商確兩湖結數及貢物價多寡之數而計之右議政臣趙收以爲翼一結三斗之米應各司貢物之價甚爲有餘而以民間出米觀之則大邑小邑皆爲輕歇非但自前徭役苦重之處極其驩悅雖自前徭役極輕之處有

減無加必不無欣喜安民之策無過於此而上下俱足實是當今良策如是則雖無挪移均定之舉而徭役自均民無不便也兵曹判書李時白刑曹判書李時昉大司諫閔應亨所見亦然大司憲李厚源以爲均役則可矣而作米上納似有難便之勢且有取贏之嫌領議政臣李敬輿以爲我國貢物已失任土之意並以米布上納皆出於農民紅女之手計結收價理宜均平三南偏重偏輕不可不一番釐正大綱既正之後問于該曹移文兩道方伯收米三斗以應貢役果便於民生無害於主人其間出陸運海之難易諸般弊端之有無參商計度一從民願處之而嶺南則觀勢爲之似當海恩君尹履之吏曹判書韓興一戶曹判書李基祚亦與此意相同山林[illegible]

補五年領議政金堉疏曰湖右大同民甚便之但山郡作米或有稱苦者一結二疋之木民自織納有何所苦不能自織以米貿之豐年十餘斗之米亦不足於一疋之價故峽中之民以豐年爲苦豐年爲苦之民何以使之樂也臣意以爲用錢則此苦亦可除也

補八年春命蠲畿甸春收米之半以歲儉也

補九月減湖西大同米二萬石從宋浚吉之言也

補宋時烈疏曰大同之法只當量入爲出今量出爲入而又過爲贏餘餘米久爲貪官汚吏牟利和糴之資願依朱子破分之訓以其所餘之數量減所收之數則民情必大悅

補領府事金堉又請行湖南大同箚曰伏見湖南道臣之狀五十三

官之中願行大同者三十四官持兩端不決者六官不願行者十三官其數可知其情可見左道之人以爲一年一結之役不至於十斗之多此面謾之言國家不幸多難殷憂兵戈疲弊民力已竭八路遑遑無處不然豈有不費十斗而能役其役者乎設使左道甚歇右道偏苦是豈國家均民濟衆之意哉人主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也父有五子而四子困苦如在倒懸一子逸樂頑不用命則豈可不閔其苦而警其逸推其恩愛分減而同之乎

九年命行大同法於金羅道沿海二十七邑先是領敦寧金堉陳箚以請　上以全羅道沿海賦役偏苦命從民願設大同如湖西領議政鄭太和啓曰湖南大同磨鍊別單今已入啓矣以十二斗磨鍊則餘米恐

爲不足以十三斗磨鍊然後意外需用似無不足之患而自下不敢擅便惟在睿斷 敎曰湖西大同之弊皆由於米數不足多有窒碍之處今此湖南賦役之浩大異於湖西初若從畧磨鍊而有不行處則不可中止亦不可加賦於民必有大狼狽矣寧於初頭從優磨鍊數年需用之後如有餘裕則特爲減捧實是施惠之道而終不爲失信之歸矣以十三斗磨鍊

補 金堉上箚曰伏見全羅監司權堣狀哉則收米旣加本色又多不便者多反歸於歛怨云此何言也御史書啓有十五斗二十斗亦願爲之之語御史出入閭里察見民情監司只憑守令文報且信官吏民情吏情之不同固宜如此朝廷熟講幾日月始頒降事目以爲應

行之制則爲方伯者固當至誠開諭以爲十三斗之米非永定之式
也多而減之則易少而加之則難故觀一年之用量其出而以爲入
消息盈虛法天之道十斗之外三而二二而一何不可之有云云可
也不此之思直以收米旣加之語恐動民心其誰不驚惑哉本色又
多民以爲苦云者誠是當初論議之不相合者也此法之設外方出
米而上納一時雖勞終歲安閑京中受價而預備乘時適用利在其
中農商之民各得其業反此而行之則民必不樂或以爲祭享國之
大事宜用土產而不可交易油淸米麪魚肉脯醢在處皆有豈有遠
來者貴而近取者賤徵捧者好而待價者惡乎貢物進上皆是上供
豈可差等於祭享歲幣雖曰極擇何以有異於內外哉半收其米半

徵其物則民役兩歧不能息肩花消不貲窒碍之患無大於此臣以爲柚子竹筍海衣海苔生鰒全鰒之外並除本色之納則此誠爲大同之實惠也

補同年進湖南大同規例青竹三十箇本道每朔封進南方雖曰產竹豈能處處皆然若順天光州咸平康津長興寶城潭陽綾州昌平興陽樂安光陽等地皆稱多產巨竹千挺森立如麻他邑則只有旗竿箭竹而監司循次輪定泛及於無竹之處今宜定之於若干邑中若有凍損之時則換以他年官田之竹官自斫用勿侵於民民家有竹者一竹之價定米五斗春秋兩等除其一結之作米結數多少隨竹加減封裹作紙自官爲之輸運之事依例替馬則民必養竹而願

納何苦於竹哉一年十二朔每進三十箇而只於四月一朔加定二

十此必其時偶然多用因成謬規今當去之以備五歲之再閏宜當

補又曰藥材多產於山郡而甚罕於海邊宜專定於山而勿侵於野

或有只產於野者不得不定產處山野皆產者一於山而毋及於野

優給藥價使之樂從採無失時藥無貳價宜矣國法之行必以信爲

主湖西之法已過數年民皆喜悅近聞内局自今秋有直納之令民

皆憂慮恐他法由此而壞也假令自納外方之民必以重價來貿於

京中醫司下人價增三倍藥未必由此好而民之病甚矣不若仍存

舊法極擇而捧之重罰而退之優給藥價嚴加罰懲則民必感懼而

藥材皆爲好品矣

補 柳馨遠曰所謂大同法與卽今賦役之規語其不同之大槩則計其所需定數出米而自朝家制其費者大同之法也原賦反輕而逐事歛民無定限者卽今之規也凡有事爲皆別調於民如今日有容費百疋之事則以百疋率意分定於各道各道又率意分定於列邑列邑又爲分徵於萬民自朝家而各道自各道而列邑自列邑而戶主自戶主而田夫其間階階增剩節節行奸其弊萬端總計萬民所費則不下數十萬疋一事之微而八方萬民無不被其擾八方戶主無不奔走各邑官吏無不往來其文書之煩催驅之擾賄賂之廣有不可勝言而及其終也朝家所需止是百疋之布耳一事如此他事又如此是以自官員以至吏胥最廉簡則

尤不勝其窮最貪鄙則尤當厚厭足鄙夫爲守令者之恒言曰不願居官六載但願一待勅使風俗之如此法制使然也其害至此而欲行大同則滿朝官吏皆曰不可爲也嗚呼不顧朝家取民之有定制而但願其無定數者非迷惑無識則其不義負國也甚矣又曰大同事目凡干雜役皆入其中而所謂虎贖米者依前別徵於民戶盖捉虎本出於爲民除害而今逐邑分定虎皮或一邑二三領歲有常期督納其皮以家戶徵出價米各邑雖捉納虎豹上司亦多以小點退故必徵其價焉求以除民害而適所以害民也法之本意果安在哉

補顯宗己亥以畿甸歉荒且經陵役蠲春秋大同米及稅豆從吏議趙

復陽之言也又減湖南湖西收米

補元年冬命湖南山郡大同盡數蠲減以衙門銀布代給其價從備邊司之啓也又減關東大同米

備局啓曰京畿湖西大同減二斗湖南沿海則減三斗事旣已行會矣湖南山郡及嶺南一道不可不一體蠲役使之均蒙惠澤而此兩處與大同設行之處不同矣每結應減幾斗指的分付之地誠不知所以爲計若取各樣貢物物種中蠲減若干則難以遍及民間必須全減一道通共之重役庶可均被實惠其人之役乃是各道貢賦中最重者慶尙道及湖南山郡辛丑條其人價布全數蠲減勿爲上納其價以各衙門銀布料理充給似當而其人上納之期已迫星火知

委於兩道監司處何如從之

二年兵曹判書洪命夏啓曰近來各樣給復與復戶者免其戶役也元給復復戶之類各衙門直爲啓下外方矇然舉行戶曹宣惠廳漠然不知殊甚未妥今後給復之類非戶曹宣惠廳知委則行會各道使之勿施　上從之

命減今年畿湖收米二斗湖南收米三斗

三年命行大同法于全羅道山郡二十六邑

禮曹判書金佐明奏曰湖南山郡大同曾以待今年秋成後舉行事議定矣鄭太和曰一道之地或爲大同或不爲大同事體殊涉不當湖南山郡大同請待秋成卽爲舉行

命湖南收米每結十三斗作綿布二匹

乙巳因全羅監司鄭萬和狀啓米八斗作綿布一匹事定式

四年京畿量田後春秋收米減定六斗富平仁川安山陽川楊州龍仁高陽坡州果川衿川交河自納於平倉喬桐長湍水原驪州竹山利川南陽豊德通津楊根麻田朔寧安城振威漣川積城抱川陽城陰竹陽智金浦砥平加平永平船運廣州捧留本官

【補】蠲畿甸春收米每結各二斗又以湖南年事未免不實大同十三斗內姑減一斗

【補】行大同法於全南道先是　孝廟嘗命立兩湖大同法以紓民困而先行於湖西獨湖南未及行　上卽位必欲成先志廷臣胥言其不便庚子先試湖南之山郡亦或行或輟至是詳知小民皆便之唯豪戶不

便也遂命遍行于一道每田一結秋收米七斗春收米六斗總計本道田結爲十四萬七千一百三十四石漕輸京倉者六萬一千二百八十石儲置本道者八萬五千九百十六石以應中外需用

六年領議政鄭太和啓曰曾因三司箚子湖南山郡大同當罷與否詢問本道矣全羅監司閔維重則不但山郡欲幷罷沿海大同而纔設旋罷亦涉太遽故因循至今矣今見閔維重狀啓且聞物情則若不罷大同山郡之民將無以支保云似當革罷矣 上曰然則山郡大同依狀啓革罷沿海收米永減一斗

七年 敎曰湖南山郡大同之不便人多言之道臣亦陳其弊故不得不革罷今見御史書啓則以爲民情皆願復設云矣左議政洪命夏曰

當初願罷者只是數三大邑而小邑之人則皆不願革罷云矣領議政鄭太和曰臣於上年亦知革罷之果重難而三司之臣皆言不便問于本道亦以爲願罷故不得不革罷矣今聞民情皆以革罷爲非且閔維重以其時監司啓請革罷而今則亦知其革罷之率爾前日已見不自爲是矣閔維重曰臣稔聞山郡大同不便之說及按本道則各邑之民皆願革罷臣備舉所聞馳啓請罷矣臣之臨遞時又聞民間反以革罷爲不便云上年纔罷今年復設朝家舉措雖似顚倒如可復設須速稟定日久則恐有難處之弊也但一結十三斗中今春革罷時雖永減一斗於沿海然十二斗猶似過多今若又減一斗定爲一結十一斗之制則勿論大小邑民情必皆爲便矣鄭太和曰十二斗中又減一斗則民

情豈不爲悅而但用度必爲不足不足之後亦不可加賦欲存餘米盖爲此也且餘米有裕則觀勢減捧以紓民力乃 先朝大同設行時本意也 上曰民情如此山郡大同復設可也

命湖南收米春秋分捧者合捧於春

備邊司啓曰卽接全羅監司洪處厚文報則秋收米用舊結春收米用新結乃是大同設行初事目而比年以來穡事不穰年年結數新舊不等不得行此法故今春旣以乙巳田結捧納春秋兩等十二斗之米矣丙午春收米六斗又以舊結出定則一年內三納六斗米通爲十八斗民之稱寃勢所固然請依近例待明春以新結合捧兩等收米

沿邑三十邑以米上納羅州順天靈光長興靈巖金堤咸平康津臨陂海南寶城古阜茂長務安興陽扶安礪山益山咸悅沃溝全州光陽井邑樂安興德高敞珍島萬頃龍安長城山郡二十一邑以錢綿布叅半上納南原光州泰仁潭陽淳昌金溝任實南平綾州鎭安昌平谷城錦山同福茂朱高山求禮玉果和順龍潭珍山二邑以錢麻布叅半上納雲峰長水

命行詳定法於咸鏡道

咸鏡監司閔鼎重以各邑之賦於民者隨時增加全無限量狀稟後定爲詳定

補 八年以旱災蠲京畿大同米

九年因歲歉命減湖西收米牙山等五邑五斗天安稷山三斗沔川等七邑二斗舒川等二十三邑一斗

補李端夏論湖南事疏曰大同作木三十同以上之邑則春秋分等上納而未滿三十同之邑則春等一時督徵作木多寡隨各邑結數之多少其出於民則一也而一時備納力有未遑小邑之民又有餘米作木之事故上納之數逐年漸加一八結所納幾至六七匹其勢決無畢納之望宜勿論大小邑大同作木分等上納俾無偏苦之弊

十一年命減京畿湖西各邑今年收米四斗

十四年命減京畿今年收米富平等三邑各減二斗其餘各邑各減一斗補又以寧陵遷奉除所過五邑大同

十五年因忠淸道儒生金敏行上疏本道收米加捧二斗而米六斗作綿布一疋京廳則米五斗作綿布一疋行用事定奪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五十二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五十三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田賦考十三

大同二

補肅宗即位初命量減關西被灾邑收米詳見租稅

補二年以勅行畿邑春大同減一斗

三年命行大同法於慶尙道

都承旨李元禎啓曰臣曾忝諫職時疏論嶺南大同一欵今因大臣入侍欲先禀定矣嶺南民役之重倍於他道民情之願行大同不啻若飢之食而渴之飮湖西大同設行之初故相臣金堉以行之有效

則三南一體設行之意已爲定奪其後又行於湖南則嶺南不宜獨異矣

宣惠廳以嶺南收米依湖南例每結收米十二斗則應下不足幾近太半每結收米十三斗山郡則米七斗作綿布一疋稟定行移

命畿湖被災尤甚邑大同收米減半稍間邑及湖南之尤甚邑大同收米減三之一湖西之稍實湖南之次邑大同收米減六之一嶺南之尤甚邑進上虎豹皮軍器月課米其人價布濟用監正布並令全減稍間邑亦同

四年命減今年湖南收米全州等十一邑四斗湖西泰安等五邑二斗關西尤甚邑全減之次邑半減關東尤甚邑三斗

五年工曹判書李元禎啓上年嶺南大同事目磨鍊時本道驛田最多若依他道給復則慮有結數減縮之患以一結二斗收米磨鍊啓下驛吏卒田一萬二千二百九十結所收之米不過一千六百餘石而已得之無甚關重且聞今年本道農事似優於前雖依他道全減似無收米不足之患自今以後驛吏卒二斗收米依兩湖例減除何如 上從之

補 六年因備局啓辭京畿三十六邑來春等大同米六斗內特減二斗自庚申十二月至辛酉十一月諸般身役三疋之類特減一疋各衙門奴婢及諸色軍保以米上納者亦減三分之一而喬桐一邑收米身役並爲全減內司尙方奴婢兩局軍兵一體施行

補 朝廷議減大同價大司成南二星上疏曰臣待罪湖藩時上司行文

絡繹來到動輒以宣惠廳匱竭將未免革罷大同爲言愚下小民若而人先懷恇㤼自願一結加納二斗朝廷卽從之道內之人悵然失圖始有不信法之心乃者重臣建請以爲貢物價元數十四萬六千八百石每石各減一斗一升許則所減之數一萬一百餘石貢物主人似不至怨苦云臣未知主人輩果無怨苦之心耶都民根本理宜優厚當初詳定非不知一二過多而不如是則無以資其生而服其役故也小民恒情於利所在較量錙銖此輩之衣食豢養於其中者殆將三十年于玆一朝裁奪其口吻中粒食從之以子孫長久之利啗之彼至愚而神者豈有信服之心哉大同之行今幾何時而朝焉而加其賦夕焉而減其價急於取贏而不覺失信於中外以吾夫子答子貢食信之問觀之本

未輕重較然可知臣於此不敢爲國家惜萬石之利而深有惜於信之
一字也
七年因大臣陳達凡百用度特令自賑恤廳商議裁減
兵曹判書閔維重吏曹判書金錫胄參量各司物種緊歇多少可減
者減之又限一年量減其價
上謂諸臣曰頃日宋時烈以鰥寡孤獨特蠲大同田稅爲請何以則可
乎左議政閔鼎重請抄出四民無依者減其戶役老人特給食物　上
從之
命裁減兩南　四殿朔膳各種折價及監兵水營各邑官需使客支供
戰船價等米區別錄啓定式

湖南原數六萬二百餘石所減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嶺南原數四萬石零所減九千五百八十餘石

【補】以被災關西五邑全減收米其次八邑每結減二斗二十三邑減一斗關東嶺東尤甚邑全減大同布嶺西尤甚邑大同米減半

宋時烈䟽曰當初大同之創設也故相臣金堉爲定規例米則可食而已綿布其細五升其長三十五尺云而下送見樣布於各邑民皆喜悅矣不幸後來漸失其舊米至於玉白而玉白之外不可以有加故米之弊則有限而至於綿布則年增歲加其細至於八升其長至於四十五尺其爲失信於民莫大於是其布之麤細長短一以當初金堉所送見樣者爲準不但惠及於民民將曰君上不失信而愛我

也上信於民民信於上上下相信則固結而不解矣臣又竊惟小民竭力以供升細尺長之布而及至京裏皆爲吏胥所換至於公用皆是麤短眞所謂下得其利而上得其怨民浚其血而吏鼓其腹者故文成公李珥嘗誦曹植之言而告於　宣廟曰我國亡於胥吏伏乞留神焉

補八年全羅道被灾尤甚十邑大同米每結減五斗其次邑並量減

九年領敦寧閔維重奏曰大同之法本爲均役便民故湖南減一斗湖西加二斗皆以十二斗爲準唯嶺南收十三斗實有乖於設法之本意每年上納及各官所用計除後儲置之數不下四五萬石並計流來舊儲及退捧者則多至十一萬三千九百餘石設有別樣調度以此策應

必無不足之理且各司貢物折價之錯雜不均者今既變通釐正賦民之制何可不爲之一例均同也爲國之要在於節用愛民而既節其用不減其賦則雖有愛民之心實惠終無以下究自 上毋以經用不足爲慮特軫貢賦偏重之弊許減一斗以寬民力 上從之

沿邑二十二邑以米上納晉州密陽金海昌寧昌原咸安固城宜寧玄風靈山泗川昆陽丹城河東梁山漆原巨濟鎭海熊川南海蔚山機張

山郡四十五邑以錢綿布叅半上納豐基榮川醴泉興海永川淸道慶山義城盈德龍宮奉化眞寶延日禮安軍威比安義興新寧河陽慈仁淸河彥陽尙州陜川金山聞慶咸昌開寧知禮三嘉順興英陽安東靑松寧海長鬐慶州東萊大邱星州漆谷仁同善山草溪高靈

四邑以錢麻布叅半上納咸陽居昌安陰山陰

補因閔維重所啓湖南大同量減田稅半減嶺南田稅每結各減四斗

二升左議政閔鼎重請湖西一體蠲減從之
十年命減湖西京畿各邑收米二斗湖南一斗
十二年命減京畿長湍等四邑收米二斗湖西忠州等十邑一斗
十四年命減湖西尤甚西原等十一邑收米二斗之次忠州等二十八
邑一斗湖南尤甚靈巖等四邑二斗京畿楊州四斗
十六年命減三南各邑收米二斗
十七年命減嶺南固城南海收米一斗巨濟二斗
十八年命減京畿衿川等六邑收米二斗加平等十二邑一斗
十九年命減海西尤甚邑收米二斗之次邑一斗
二十一年命減京畿湖西收米六斗

間陳一人所耕食者結負雖多賦稅最輕客使出來時一應需用專責於民而民所支過者盖賴田役之稍歇也今若設行大同則支勅之需似當別爲磨鍊此甚難處卽今行用之結未滿五萬若先行大同於量田之前則以其田結之所出遵用三南大同之例磨鍊各樣應下及儲置之數必有不足之患且別收米卽兩西貢物之價給價之際以他物推移各樣散料專用此米地部事勢亦不可不慮今若先行量田則土豪品官之隱結可以括出與小民一體執量則其在均役之道可謂得宜而海西近峽之田率皆瘠薄若一從結負而執量則以其田之所出雖十二斗米亦難辦出民力之難支反有甚於今日大同量田之迄今不行者盖以此也凡事必熟講於未行之前可無將來掣肘之弊臣意

則爛熳商確後行之似爲未晩矣吏曹判書李寅燁曰臣曾於戊寅年
間待罪海西時亦有大同之議至於磨鍊節目而盖海西應役之煩比
三南無異支勑之役又與關西相等其他百役倶萃於一道民生方在
倒懸之中臣意則以爲先行大同解其倒懸之急然後方可議量田而
朝議以不先量田輕行大同有所掣肘終未設行矣本道元帳付十二
萬餘結而卽今行用不過四萬餘結甲戌田結稍優於其中幾至五萬
餘結以此年結數磨鍊節目依嶺南大同收米十三斗計除一年各樣
應下之數則餘儲米只爲六千石矣一番勑需雖入磨鍊中而餘米極
是零星近來勑行雖不煩數而間或有一年疊到之時則以六千石米
萬無支費之勢此其難處者一也本道田多畓少而或有間陳處若並

以量田法率之則陳田亦皆收稅民必不堪多有逃散之弊此又難處者二也然本道民役若無變通之道則民生亦無以支保監司李濟受任已久必熟諳本道形勢若令訪求便否追後行之未爲不可矣刑曹判書徐文裕曰臣曾任海邑亦頗知道內物情矣海西之民身役甚重而尙今保存者以其田賦之最輕也今若就舊田結約之以大同之法則不無疎漏難行之弊必欲行大同之法必先行量田而後可也李寅燁曰先量田而後行大同固亦一道而方今民生之倒懸極矣若不紓民力而先行量田則是可急者緩可緩者急矣田結雖加得有益於國用而亦必有損於下矣必須先行紓民之政俟民志少定然後可以議行矣承旨任胤元曰臣亦曾待罪海藩時與各邑守宰多所商確則皆

以大同爲便好雖或猝難設行若稍依北道詳定法行之則亦可有紓
於民力而官用亦有限節必不至於今日之蕩敗故臣伊時以此狀聞
朝家亦許設行大同而旣已瓜遞未及措處矣臣之意見亦與李寅燁
之意相符目今一路民情實無支保之道雖未及量田若以卽今田結
先行大同而前頭田政釐正後推移充數一如三南大同之法則似無
窒碍之端矣崔錫鼎曰諸臣陳達俱有所見而今以御史書啓觀之則
先行大同後別徵勑需設廳料理亦爲自願云可見民情之切急也李
寅燁之憂在於客使之頻數而頃年節目以一年兩度叅酌磨鍊云今
若以勑需設廳別爲區劃則似爲便當惟在道臣從長處之而勑需廳
自古亦有之臣曾莅其道守令故稔知之曾與左右相商議則皆以爲

不可不設行第方伯及瓜而遞每患未及措置必加一年仍任兼牧使以責久任則庶可見其成效矣先正臣文成公李珥以爲八道監司皆當兼任牧守云李濟爲先仍任俾兼牧使之任使之量宜磨鍊爲宜至於儲置雖曰不過六千餘石而若行數年而量田則自有餘裕而民力亦可少紓矣若元田續田則一依江原道山郡民田之例則田役亦無偏重之慮若其他講究之策取前後道臣狀聞凡干節目從容磨鍊則可得變通之道矣李寅燁曰大同便否先爲詢問後兼牧仍任等事可以次第行矣　上曰凡事雖或未行之前熟講處之猶多弊端大同設行事甚重大必須熟講而後爲之可矣海西大同事議之久矣而每多掣肘尙未擧行先問道臣講其便否後詳議爲之似好道臣則便否既

定之後限年仍任未爲不可矣

補 三十三年冬命海西關西收米各減一斗

三十四年命行詳定法於黃海道吏曹判書李寅燁奏曰海西役煩賦重三南關西之役俱萃於海西不可不一番變通此大同之議所以發也田結甚少於他道加其斗數則非均役之意同其斗數則勢不可支用勅需及彼我國使行之夫刷馬價亦無出處今以大中小邑分三等名以詳定就其苦重之役或減其半或減三之一雖不能通一道均役而猶勝於今日之倒懸前頭雖有難處之端更改亦似容易此營邑朔廩使客支供粢酌磨鍊其他剩數懲捧者並皆刪減稍涉冗費者一切鋤去其制畧倣大同此可以救得燃眉之急而本道田結不多上年遇

灾特甚計除一年應下則餘不過一萬七千石不時之需間年之役不可前期硬定以此支用決知其不足若不痛革弊瘼減之又減則將無以了當此事自本道隨事損益稍成頭緒云諸條論列俱涉便當請並依狀請施行 上從之

知中樞府事李寅燁啓曰三南收租中湖西嶺南先上來而朝家雖以錢綿布叅半定式即今綿布價踊貴一疋幾至三兩有餘故諸道各以純錢請納蓋錢邊甚輕只是二兩三錢今若許其純錢則外方之民雖蒙惠都民貢物主人輩只仰給於此所失甚夥必有呼冤不可不稍增錢數與綿布價錢爲三兩一二錢恐無難便之端且外方不稟本廳往往直以純錢上送若欲仍捧則錢綿布之價若是相懸又復增數亦似

顛倒而當初不增錢數實出於爲民外方不諒朝家本意必欲避重趍輕以純錢請納若詳定比大同差勝也 上命本道監司商量啓聞後稟處

備邊司啓曰海西量田既不可爲大同亦不得行末乃有詳定之議而一結出米各邑不同其中最重者兎山所捧殆近五十餘斗其次二十七斗二十二三斗十六七斗最歇者不下十二三斗而稅米收米別收米則不在其中此實他路之所未有而海民之極難堪者今於上年實結應捧中計其出米之數上自進上價諸上司求請許純錢則必加其數可無都民呼冤之弊今當收租案下送之際必明白分付外方亦可以奉行矣 上從之

三十六年右議政金昌集啓曰江原道內各邑畢量後一結收米當捧十二斗而本道視他道加定者以其田界不正多有遺結故也今已量田則依三南例減二斗爲宜而本道田土瘠薄所出不及三南李台佐爲監司時亦請減二斗李畬爲首相時以爲此道異於他道宜減二斗聞量田從事之言嶺東則雖不減可也而嶺西則不可不減云矣 上曰當初量田時嶺東則民情願之嶺西則民皆不願云嶺西收米特減二斗

命減湖南咸平等六邑收米一斗

三十九年命減湖南羅州等二十三邑收米二斗珍島全減湖西泰安等二十一邑收米二斗溫陽等十八邑一斗

四十年命減湖南羅州等二十邑收米二斗南原等三十三邑一斗

補 四十一年春除金城等二十邑大同米每結一斗因進宴推恩蕩減列邑逋糶而金城等邑無舊逋可蠲道臣尹星駿請減新賦以均德惠從之

補 四十三年領議政金昌集筵啓忠淸監司尹憲柱狀啓中論道內弊瘼七條而其一以爲凡大同一結納米十二斗稅米及三手糧則一結所納不過六斗許其他雜費一結所收亦不過二斗餘合計京上納及雜費當爲二十斗餘本邑所用雉鷄價一結不過三升四等柴草炭炬等價一結亦三斗餘一結一年應役都不過米二十四斗而不幸土豪奸吏之養戶者出而結役日重民不聊生所謂養戶者聚合他人結負

自爲戶首而收捧結內作者所納之謂也凡養戶之多者聚合數十餘八結小者亦不下十餘八結一結徵正租百斗而所捧之斗甚大作者所費殆至於一百二三十斗之多各邑一年結役所費要不過二十四斗餘而養戶之所捧者厥數倍焉其爲害已不可勝言而養戶中尤甚者不用百斗之例稱以田稅大同官需及柴草炭炬價無時不備至於雉鷄氷丁及氷庫修理等事亦各徵價其所侵虐千百其端小而器皿衣服大而牛馬田庄盡入於折價掠奪之中故養戶之害甚於白骨隣族逐使　祖宗朝輕徭薄稅之政反作土豪輩剝民潤屋之資蓋聞戶曹無稅復戶定式每一結不過米二十五斗今依此規以二十五斗定式又以一年一次輸納爲定則每結每負出米之數曉然易計雖巧於

養戶者决不得欺瞞其弊將不攻自破且一結所收以二十五斗爲定則一八結所收當爲十三石五斗許非一戶首所可一時督納宜罷八結之規一從里次家坐或以二三結作夫或以四五結作夫則亦可防土豪奸吏聚合實結之弊二十五斗收捧之後計結納田需米三手糧而其餘米仍給各其邑辦備雉鷄柴草炭炬氷丁等物以爲一年需用之資則官無逋欠再徵之弊民免破產流離之患云盖三南土豪奸吏輩養戶之弊實爲痛惡其所侵虐窮民罔有紀極以至破家流離而後已不可不各別嚴禁而令聞公州牧使李衡佐乃能便宜變通以祛養戶之弊云列邑若行其法則庶可以祛其痼弊而或以爲大邑則如是變通可也若殘邑則必有不便之端云此則令本道詢問各邑從長變

通似好矣禮曹判書閔鎭厚曰狀啓中所謂二三結作夫四五結作夫者未知其果可無弊而姑試其法未爲不可至於雉鷄等事則臣有目覩者矣前日徐宗憲爲廣州府尹時以境內田結作米捧之而盡蠲雉鷄柴草故廣是大邑而若非凶年則每患難繼盖其事勢然矣且以事體言之官家何以自爲貿用雉鷄柴草乎卽令湖西諸邑中果有以此爲便者則不妨試可而不必使之遍行於一道矣兵曹判書李健命曰雉鷄柴米之以價收捧則邑之大小結之多寡不同捧米多少必將不一朝家何可一例定式分付乎至於養戶監司摘發嚴懲則庶可革罷矣金昌集曰監司守令孰無欲罷之意而若自朝家別有禁令則罷之似易矣從之

補英祖元年因楊州牧使洪重疇言本州秋大同特減二斗

補三年 教曰大同之減只行於三南則五道之民必將缺望不可不均施三南尤甚邑大同每結減三斗五道尤甚邑身貢身布例減之外又減四分之一

補又命蠲湖南舊大同及身布因筵臣所奏也

五年命減京畿楊州高陽兩邑收米二斗

補七年冬命減畿民大同身布三分之一以遷陵之役也

八年命減嶺南金海等九邑湖南康津等五邑湖西泰安等八邑收米二斗

補八月 上幸 明陵回鑾時取覽道傍禾穗多不實命減尤甚邑秋

大同身布之半之次邑減三之一筵臣奏近來經費大縮宜詢有司而減之　教曰不須問也明朝亦有不問有司之教盖有司常爲國惜費予則當爲民矣

補九年命京畿被災處及嶺南沿海九邑減大同二斗

十年命減京畿水原等十八邑收米二斗

十六年命減京畿楊州高陽兩邑收米三斗

補二十三年命今年秋大同兩西各減二斗京畿減三斗

補因暗行御史書啓命湖西兩南大同米每結特減二斗

補姜樸曰我朝貢案濫觴於燕山其爲弊日甚栗谷李珥號西厓柳成龍號欲改未果其後完平李元翼勳號昏朝初爲首相擔當改之作大同

法欲先試其法於畿甸次及諸道其時臺論峻起民亦有不悅者完平以去就爭之而必行之但以朝議紛紜故止於畿甸先行而不過數年民乃以爲大便 孝宗朝潛谷金堉號又請行於湖西湖西民又大便之其後閔維重按湖西時欲革之一道士民上章請勿革乃已兩南則 肅廟初又行之大同之前勢家豪族夤緣防納外方所費無節民不堪命自大同以後民始安堵行之至今無弊云

三十年追行詳定法於江原道

領議政金在魯啓曰江原道田結最少於他道而詳定之法不均今以蔘弊言之誠爲東民難支之患詳定所給不足爲半價故不得不

加徵於民結宜有一番變通之道請令惠廳往復本道斯速釐正以救東民切急之弊

敎曰身益耗矣又値齊而酬應關東釐正者意爲東民也東民蔘弊其知熟矣今不釐正更待何時今則其緖旣正凡事其本固然後其末無弊咨惠堂道臣守令着意擧行完固其本莫替爲東民勲懇之意節目頒降後若或有違無論多少繩以當律以此弁於節目

江原道詳定節目 詳定六斗留置條劃給之後一任本官不問出入故有餘而無儲畜不足則惟意加歛東民流離渙散職由於此目下救弊之道一則出賦之稍均也一則蔘價之補給也一則詳定之改釐也然各邑田政旣甚紊亂而邑規亦各不同改量之前決難施

以一統之規則毋寧因舊規而裁定以究其實惠謹奉 聖教往復本道計結役大數而逐邑遞減減京納各種而從長區劃量公私需用而略加損益

沿邑十邑以米上納(春川原州鐵原伊川狼川洪川楊口寧越安峽橫城)山郡七邑嶺東九邑以麻布上納(淮陽金城金化平康平昌麟蹄旌善歙谷通川高城襄陽杆城江陵三陟平海蔚珍)

命減京畿南陽等十六邑收米二斗安城等十九邑一斗

三十二年命減楊州高陽兩邑收米三斗其餘各邑各減五分之一淮陽金城上納全數蕩減三陟減折半江陵減三分一

補 又命蠲湖西災邑大同之半

補 全羅道觀察使請停退大同廟堂以惟正之貢難之 上命承旨取

讀　肅廟慰諭父老綸音　教曰昔年盛德如此予何不仰體乎即命施行

三十四年　教曰海西詳定近益紊亂不均者多時或當命御史廉問而令惠堂申晩李成中勾管着意釐正其中可以禀處者登對禀處成節目頒布

黃海道詳定節目　海西詳定便同三南大同則當初一結所捧多至四五十斗者雖出於需用不足之慮終有違於西南均齊之政故己丑量宜減捧至乙丑始以十二斗裁定則營邑需米諸般需用所當依三南例施行而此則事多掣碍姑難輕議己丑以後京外有司之臣多不致意於事目需米等公用種種加請濫劃前之一石需用

今至五六石前之一次會減今至三四次巡營則一任各邑本廳則只從本道無所檢飭便成恒規今則一年所捧不能當一年所下就己丑事目叅互三南事例往復本道更爲磨鍊營邑需米則量宜增減大小用下則倣舊酌定此後分定之法會減之規一從三南例一一勾管於京廳毋得自巡營擅許如是立法之後若不遵行則自本廳草記論責

沿邑七邑以米上納海州延安白川平山金川甕津康翎山郡及長山以北十六邑以錢上納新溪谷山遂安瑞興兎山黃州鳳山豊川安岳載寧信川文化殷栗松禾長連長淵

三十六年命京畿楊州高陽兩邑收米每結各減三斗

三十九年因領議政洪鳳漢所奏改定咸鏡道詳定

本道與他道有異官需及進獻貢物營納外無他上納故丙午詳定以此分數磨鍊中年以來漸致紊亂鄉任輩濶狹進退惟意所欲古之一疋所捧或至二三疋二斗所捧或至三四斗故民莫知今年每結所納爲幾許至於用下則不緊名色濫出者多奸竇漸廣弊端百出盖由於田結之捧詳定之用原無定數每年任自加減之致大臣備堂筵禀整頓特教裁減且定都納之法屬常平廳各樣情債一切減去此後如或有加捧之事許令本道狀聞變通

續大典 凡給復非關由戶曹宣惠廳則勿施 各陵守護軍舊長陵山直長寧殿守護軍碑殿直給復○大王私親墓世子私親墓大院君墓昌嬪墓仁嬪墓守直軍王后考妣墓直毓祥宮考妣墓直給復昭寧墓典監給復○讓寧孝寧平原齊安永昌大君墓直昇平府院君金瑬墓直明將李如松奉祀孫給復○忠臣孝子烈女復戶者身沒後有妻子若子婦則限其身給復

無後則限三年給復○前朝節義名臣國朝節義冤死名賢墓直或祠宇直淸白吏表著者墓直稟旨給復○曾前給復雖間多猥繁且或不均事在令前者并依前給復今後則勿許續續陳請其有不可不給者稟旨乃施○內官醫女御乘牽馬夫戍申出征軍進上船沙格軍漕軍漁夫津夫水夫驛吏卒日守營吏各邑人吏牧子烽軍席子匠各鎭召募軍掌苑署果園直軍器寺柴場募民鴨島洑直內需司山直甲士倉募民京砲手御營軍之私賤兩西納貢內奴弓矢人三

○京畿江原道塋祠直給復○凡給復田只出稅米而勿收大同米

湖西湖南嶺南行大同法凡京司一應貢物之載於貢案而分定於五道者五道各營邑所需之出自民役者皆作米或不得不以本色求納者以大同米貿納○各邑油淸紙地亦以米貿用○田稅紬綿苧正布今作米大豆京畿生草穀草亦作米並納宣惠廳通水田旱田每一結收米十二斗江原道則嶺西十二斗嶺東加二斗未量田十邑加四斗○陳災處勿收山郡作綿布湖南之雲峰長水嶺南之安義山淸咸陽則作麻布○湖西米六斗作綿布一疋湖南八斗嶺南七斗○江原道嶺西山郡及嶺東各邑米五斗作麻布一疋本官所用則以米收捧嶺西遠水官願綿布麻布者亦聽○田稅條貢物位米大豆作綿布三南依稅穀例江原道大豆一石作綿布一疋半

麻布同米則可食米綿布則正五升准三十五尺廣七寸○麻布同○田稅三手米位米大豆作綿布麻布升尺同宣惠廳計京司貢物價一年應下之數知委各該道輸納本廳收米分春秋兩等三南江原道則翌年春都聚上納而船馬價計減於元數內京畿則春秋上納而船馬價添捧分等出給於貢人錢米布從貴上下○兩西貢物價米則本曹主管出給北道貢物價麻布則各該司出給○戶曹別卜定自本曹移送貢綿布及耗穀于宣惠廳惠廳以大同米出給貢人自京備納又計各營邑一年應下之數而隨其多寡劃給江原道則逐年從起田數每結六斗留各其官爲公費其外又除營需餘並上納其餘米則儲置于各其官以爲不時公用之需京畿勑使夫馬以民結輪回出定官給價米○凡大同儲置米會減之規從大同事目山陵及詔使外一切徭役更不煩民勑使出來時江都則弘濟站副使宴床外其他雜役並免○海西行詳定法倣大同之規每結收米十五斗元收米十二斗別收米三斗合爲十五斗○旱田則收小米以爲各其營邑一年之需進上價米一千五百石零納宣惠廳貢物價米即別收米每年依本

營卜定數上納而結數多則其餘米留 / 儲結數縮則以餘米充其不足之數 納本曹亦儲置其餘米 平安道 / 或田結 收米或寡屬收布 / 以供國役公需 ○咸鏡道正田續田賦麻布田米以爲京司貢物價及進上物種貿易之價 凡刷馬價及公用 / 雜費並在其中 而貢物價上納各該司者並以麻布又正田賦米豆雜物以爲各其營邑公需 麻布升數疋數及米 / 豆雜物定數邑各不 同并在詳定案○安邊府 / 則通正續田均出賦役

宣惠各廳出入數 每年出入多寡不一今 / 錄己丑出入以備後考 京畿廳元田五萬五千四百十一結除各樣復戶六千七百五結稅外復戶五千五十九結實田四萬三千六百四十六結收米三萬四千九百十六石稅外復戶田別收米 每結米二 / 斗九升 九百七十八石合米三萬五千八百九十四石除本官所用 七千五百 / 三十二石 廣州軍餉會錄 六百四 / 十五石 實納米二萬二千

四百八十二石貢價下米一萬八千一百十六石綿布一萬三千四百八十四疋錢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兩○各樣下米二千六百二石綿布十六疋錢三百十兩儲置米五千二百三十五石用下米六千九百七十石○江原廳元田一萬七千四百三結除各樣復戶二千七百三十結實田一萬四千六百七十三結大同詳定幷爲磨鍊收米詳定雜穀幷一萬九千三百四十六石錢七萬六千五十四兩位大豆作綿布代錢六百六十四兩幷入除本官所用米雜穀幷七千七百十六石錢七千六百九十七兩實納米一千一百二十石麻布七千四百疋錢一萬六千兩位大豆二百五石貢價下米四千九百七十一石綿布三千二百八十九疋麻布三千二百六十一疋錢三萬四千二百五十四兩○各樣下米九百六十二石麻布二千五百五十疋錢五百十九兩留置米雜穀幷三千九百七十八石錢五萬二千五百五十七兩用下米雜穀幷三千九百七十八石錢六萬三千三百四十三兩○勿論錢穀通計爲不足則報備局以常賑穀計給○湖西廳元田

十二萬七千四百七十八結除各樣復戶九千四百九十九結實田十一萬七千九百七十九結收米九萬四千三百八十三石三斗除本官所用一萬八千六百三十石實納米四萬七千八百五十一石綿布一萬七千七百疋錢三萬五千二百兩位大豆四千六百五十一石米七百九十二石綿布一千三百十八疋貢價下三萬六千八百十四石綿布一萬九千五百二十九疋錢四萬三十一兩○各樣下米三千三百三十一石綿布四千八十疋錢五千六百二兩儲置米二萬二百五石用下米一萬一千四百三十一石○湖南廳元田十九萬九千三十九結除各樣復戶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結實田十八萬七千二百五十二結收米十四萬九千八百石除本官所用二萬十八石實納米六萬九千三百石綿布三萬八千五百疋錢七萬七千兩位大豆五千七百石米五百

四十八石綿布一百二疋（貢價下米三萬六千五百四十三石綿布三萬二百八十五疋錢六萬二千八百七十九兩○各樣下米五千四百三十石綿布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五疋錢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七兩）○嶺南廳元田二十萬四千九百四十一結除各樣復戶一萬五千五百六十九結實田十八萬九千三百七十二結收米十五萬一千四百九十八石除本官所用（二萬九千一百五十五石）公作米（兩次四斗減代米五千三百三十二石內二千三十八石以位米四十八石及大豆二千九百八十五石結米移給三千二百九十四石以大同米劃給）實納米三萬三千七百二十四石（內四千八百四十四石下納邑田稅不足代以上納邑田稅相換）綿布六萬七千四百疋錢十三萬四千八百兩位大豆一千二百七十七石米二十五石綿布三千一百一疋（貢價下米三萬三千七百五石綿布三萬七千七百十二疋錢八萬二千三百九十七兩○各樣下米二千五百六十六石綿布五萬一千六十九疋錢一萬三百三十九兩）儲置米二萬三千四十四石（用下米三萬二

千七百二十八石 ○海西廳元田六萬七千八百十一結除各樣復戶九千五百三十一結實田五萬八千二百八十結收米詳定幷四萬六千六百二十四石別收米一萬二千二百三十四石摠米五萬八千八百五十八石除本官所用二萬七百三十一石監營藥材價四百石戶曹貢物價一萬一千八百九十八石訓鍊都監兼料不足代一千石摠戎廳添餉條一千石賑恤廳銃藥丸價八百九十八石常平廳皮物價一百五十九石實納米四千四百五十石錢一萬二千二百五十兩貢價下米五百七石綿布二百六十三疋錢二千四百二十七兩儲置米一萬五千一百二十九石用下米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九石 ○北關本道詳定或以民結或以取殖收捧故只以京貢價參量上納餘數留置各邑用下而自監營照管上納五升布二千一百七十疋四升布三千一百四十四疋續布一千五百七疋錢九百六十九兩

貢價下五升布一千八百五十四疋四升布三千六百六十二疋續布一千一百九十八疋錢六百二十九兩

補臣謹按湖南己丑條儲置米三萬二千六十四石用下米一萬三千四百十四石而此則全然落漏極涉踈漏

續正祖十六年命長水雲峰兩邑大同布以錢代納

續純祖三十三年綿農大歉命全羅慶尙公忠三道大同木以錢代納

續憲宗二年　大王大妃命忠州牧大同純錢代納

續哲宗五年命長城府大同作木

領議政鄭元容啓本道內有三漕倉而倉屬邑中山郡及程道過百里之邑大同則皆許以錢木者爲便民之政也法聖倉所屬十一邑中八邑大同作木而惟獨長城納本色矣以地則蘆嶺下山郡也以

程則峻嶺外百餘里也春耕之節纔納田稅又徵大同來往勞費力作無暇其民每見光潭等地代木之順便則輒曰稅役則一也道里則同也彼佚此勞不無向隅云特行均施之政則實惠之下究無過於此矣從之

續 八年始興果川蠲大同米五分二畿邑蠲三分一

續 今 上九年 上謂 永禧殿還御宣惠廳領議政金炳學奏曰國初土貢之規倣麗制 太宗辛巳始定貢賦 世宗辛巳又定貢法隨其邑產使民直納京司矣百弊漸滋民不能堪 中宗甲辰先正臣趙光祖陳白改貢案 宣祖己巳先正臣李珥請行收米壬辰以後右議政柳成龍亦言收米至戊申左議政李元翼建白請行大同法收米民

結移作京貢先始畿甸遂設宣惠廳以其宣惠京外之民謂之大同
仁祖甲子李元翼建白設江原廳　孝宗壬辰右議政金堉建白設湖
西廳丁酉又請行於湖南沿邑　顯宗壬寅刑曹判書金佐明建白幷
行山郡　肅宗丁巳設嶺南廳海西則戊子因道伯李彥經陳疏行之
初不設廳付於湖西　英祖戊寅移付於江原廳而京畿三南田畓每
結收米爲十二斗關東亦如此而未量邑則加四斗嶺東則加二斗海
西詳定爲十五斗其三斗之加爲該道貢價移送於戶曹者也畿邑復
戶結捧草米二斗九升是禹貢百里賦納揔之意而統名曰大同諸道
之以土物來貢者作京貢以其所收之米量定其價而出給使之進排
俾爲御供享需及諸般經費餘則儲置各邑以補公用常平廳則　成

宗辛丑倣漢常平倉之制糶糴諸道穀爲便民之方且專管京畿五站勅需賑恤廳則初自籌司勾管名曰救荒廳　仁祖丙寅移屬宣惠廳與常平廳合設均役廳則　英祖庚午剏設壬申下綸音以國內良役二疋最爲民弊特爲減半而以漁塩船稅選武軍官隱結及結錢等所捧給代設衙於舊守禦廳矣癸酉合附於常賑兩廳蓋昔年則內倉別倉外又有南北倉平倉江倉儲穀陳陳經費漸增入不當出實有窘絀之歎甲子以後　大院君曲垂盛念省費節用式克今休至設儲留庫以備不恒之需此是本廳剏設之大槩也　列聖朝終始眷眷無非便民之方也財非天降地出出於下而供於上則粒粒盤飱皆是辛苦之由來若省費節用是愛其民以　殿下愛民之心必不待臣言而益留

念焉　上曰此衙門錢穀卽是經用關係究其源委則出於民者也典

聖守卽用之道惟在有司之臣職責也

續十二年命仁川富平通津三邑大同砥平縣砲糧米並以錢代納

續三十一年命各道各樣賦稅軍保等一切上納大小米太木布均以

代錢磨錬從軍國機務處啓也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五十四

弘文舘　纂輯　校正

財用考一

有一身之財有一家之財有一國之財而用之各有其道得其道則財恒足不得其道則財恒不足此則身與家國均耳我東方壤地褊小不及於中州之一省而三面環海土田膏沃間多有深山巨澤寶藏興焉眞所謂衣食魚稻之邦也檀箕鴻荒之世韓穢分製之時固不足徵焉雖以高麗統三富强之業降及季世國用殫竭家抽戶歛史不絶書裕於節用匱於濫費此可驗已於休我　朝儀章典則動擬中華文治太盛財用不贍固

其勢也然倉廩府庫之積錢穀甲兵之殷雖不古若　列聖相承克昭儉德節以制度民無加賦式至今休於戲盛哉大抵財爲國用而必待漕運然後可以流通民生日用魚塩是資理財者不可不勾管至於錢布金銀何莫非財用而皆所以利用而厚生者故先之以國用次以漕運漁塩又以錢貨終焉是爲財用考第八凡四卷續今第九凡七卷

國用

新羅之制王日飯米三斗雄雉九首太宗八年自滅百濟除晝膳時和歲豐布一匹直租三十石或五十石民謂聖代王

補孫穆鷄林類事曰五穀皆有之粱最大無秫糯以粳米爲酒少絲

蠶每羅一匹直銀十兩故國中多衣麻苧地瘠惟產人蔘松子龍鬚

布藤席白硾紙

文獻通考曰高勾麗王亦有分地以供私用王母妃主世子皆受湯沐田上下以賈賑利入爲事

北史高勾麗傳曰稅布五匹穀五石遊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匹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

北史百濟傳曰其賦稅以布絹紗麻及米量歲豊儉差等輸之

高麗太祖卽位初詔曰泰封主以民從欲惟事聚歛自今租稅征賦宜用天下通法以爲恒例 見田賦考

光宗十二年置修營宮闕都監制作踰節一歲費用足爲太祖十年之

費

景宗（原本作光宗今依田賦考釐改）卽位初定州縣歲貢之額（見田賦考）

補 成宗元年制令民間貸債出息者子母相侔更勿取息

補 高麗史凡公私借貸以米十五斗取息五斗布十五匹取息五尺以爲恒式

補 顯宗二十二年教公私貸民穀者只取其本蠲其息

靖宗二年中樞院奏伏審制旨令進人蔘三百斤近來所進一千斤足以供御用國府之貢皆民膏血不可妄斂乞勿令復進王不悅門下省駁奏古之帝王節嗜欲去奢侈恭己修身虛心納諫所以養民庶而致太平之業也今灾變屢作所以齋心責躬豈可枉費無益之需以損民

之膏血乞從密院所奏從之

七年門下省奏北路寧州等三十州東路高和等州隣於狄境防禦事殷未嘗徵稅己卯年間有司奏定稅額前項兩路州鎭一年貢布五萬二百九匹折納餱粮一萬四千四十九斛由此邊民不樂請蠲稅從之

補九年判諸公私米布貸者身沒後勿許追徵

補文宗元年立子母停息之法貸一石者秋納一石五斗二年一石十斗三年二石四年停息五年三石六年後停

三十年定祿俸以左倉歲入米粟麥摠十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六石十三斗隨科准給西京官祿以西京太倉歲輸西海道稅粮一萬七千七百二十二石十二斗給之外官祿半給於左倉半給於外邑

李齊賢曰文宗躬勤節儉冗官省而事簡費用節而國富家給人足時謂太平

(補)肅宗六年詔曰朕以長生庫積粟既多出糶取息今聞歲久粟腐民或病之其令勾管員貿銀布以除其弊

睿宗三年京畿州縣常貢外徭役煩重銅鐵瓷器紙墨雜所別貢徵求過濫百姓逃流王命酌定各所貢物

(補)麗時未勘爲縣者稱所有金所銀所銅所鐵所絲所紬所紙所瓦所炭所塩所藿所薑所墨所之別而各供其物於所在之邑

(補)仁宗五年詔曰無以官庫陳穀抑配貧民强取其息又無以陳朽之穀强民舂米

毅宗十六年諫官伏閤上疏請罷別宮貢獻不聽王酷信陰陽秘祝之說每於行在集僧道數百人常設齋醮糜費不貲帑歲虛竭又多取私第爲別宮誅求貨財名曰別貢使宦者監領夤緣營私

臣謹按高麗史曰凡國有大事用道不敷則臨時科斂以支其費高麗自毅明以後國用匱竭諸般科外徵斂之載於食貨志科斂條者有不可殫記故只錄其略干條

續麗史有食貨志一曰田制二曰戶口三曰農桑四曰貨幣五曰塩法六曰借貸七曰科斂八曰漕運九曰祿俸十曰常平義倉十一曰賑恤

明宗十五年受私獻毅宗時凡金國所贈絲絹等物半入內府半付大

府王卽位悉入內府賜諸嬖媵府藏虛竭徵求至此

十六年左倉竭無以頒祿借典牧司布六千匹白銀六百二十四斤將作監布三萬匹以補之

十八年制曰百姓乃國家根本朕欲其安土樂業故遣朝臣分憂宣化除歲貢外貢獻之物一切罷之

權敬中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明宗嘗有哀痛之詔令又有懇惻之詔而吏莫能悛民不底綏者非令之不善也乃行之之誠未至故也

補 三月又下制各處富强兩班以貧弱百姓賖貸未還劫奪古來丁田因此失業益貧勿使富戶兼幷侵割其丁田各還本主

熙宗四年改營大市左右長廊又搆太倉南廊凡一千八十餘楹經用不能供五部坊里兩班戶歛米粟歛賃供役兩班坊里之役始此

高宗十二年築地庫於太倉備火灾也可容二十餘萬斛

補 十八年令百官出衣有差以助國贐諸王宰樞以上卷錦二色綾衣三四品二色綾衣五品權叅以上綿紬衣各一領

補 四十年以進奉及饋遺蒙古諸官人永寧公妃主妃母洪福源等金銀布帛不可勝計府庫皆竭令文武四品以上出白金一斤五品紵布四匹權叅以上三匹八品以上一匹以充其費

四十二年蠲諸道郡縣三稅外雜稅

補 元宗元年中書門下奏收外官銀器於新興倉以支國用

二年國贐不足令文武百官出銀布以充之後遂爲例

補遣太子諶如蒙古令四品以上出銀一斤五品白紵布二匹六品一匹七品以下二人幷一匹以助行李之費

補五年命外方各道科歛白銀以備親朝盤纏時蒙古徵索無厭王置盤纏色以備朝覲行李之資民多飢饉

補七年遣使購富民金銀又令四品以上出銀有差以充國贐

補十一年命宗室百官出細絹有差以供軍衣

十二年都兵馬使言近因兵興倉庫虛竭百官祿俸不給無以勸士請於京畿八縣隨品給祿科田從之至是宰樞請悉屬迎送庫以充國用王不從時國用虛費大府虛竭官吏不堪徵責太府注簿姜渭贇等祝

髮而逃內莊亦匱御供闕一夕洪子藩言於王曰若欲修德莫如省太府御供之費禁市肆侵割之害王默然

補命有司歛銀物布貨宰樞各出白銀一斤三品紵布四匹四品三匹五六品二匹七八品一匹以充親朝之費

補又以蒙古軍馬久留供給不支歛馬料于京中戶二碩民多逃乃減一碩○十三年又歛馬料于各品有差

補十三年世子諆如元出太府黃金長興庫白金及諸寺刹銀有差又令宰樞承宣以上各出一斤以充行纏

補十四年令六品以上出酒有差以餉軍士六品以下輸馬料于開城又令百官出銀有差以充世子嘉禮禮賓之費

忠烈王元年時帑藏匱竭令文武百官以至致仕官員及坊里編戶各出銀布有差以充國用自是以爲常例又置盤纏色自諸王宰樞至坊里出銀一斤至一兩有差王將入朝故也後以爲例時府庫殫竭無以生財令無功及不次而求官者科等納銀國贐都監而後授職時齊民苦於徵歛爭屬鷹坊而王所知之實戶則二百五戶餘皆嬖倖之私屬皆歛銀布時人語曰飼鷹非肉銀布滿腹 補 太府注簿卓之琪不堪供費之煩重祝髮爲僧

補 尹諸從忠烈王入覲掌行李供用之資及還歸其餘于國贐

四年命宦者金子廷等考太府歲入時太府以內僚口傳內侍院傳請舉行府藏殫竭金周鼎患之謂子廷等內僚之首可以抑此弊遂請王

以子廷等爲別監考太府歲入以減其費其後口傳傳請益繁而內僚引例求焉各司別監莫之能禁矣

都評議使言太祖奠五道州郡經野賦民皆有恒制近來兵饉相仍倉儲懸罄橫歛多逋戶衆宜括民戶更賦稅由是累發計點使而未見效

補 六年監察司言頃在江都貢賦粗足今左右倉之入頓減而又置大坊廚及外漆色鞍色阿闍赤等各所賜食皆仰給右倉請除之又諸道按廉使別監皆憑藉上供歛民細苧皮紙脯果等物賂遺權貴請皆理罪王不從只許除紙貢

補 七年內僚河汭稱旨取國贐庫金銀細紵分賜嬖幸皆朝覲盤纏科

歛者也

【補】公主聞皇后訃音科歛銀紵

【補】八年蠲征東戰亡者欠負官錢

【補】十年王及公主世子如元扈從臣僚一千二百餘人賫銀六百三十餘斤紵布二千四百四十餘匹楮幣一千八百餘錠

【補】十三年公主遣中郞將鄭允耆入江華搜奪民所藏白銀五十斤

【補】全羅道王旨別監權宜以銀四十斤虎皮二十領獻世子以助行李之資世子曰此物皆剝民歛怨非吾所欲遣人悉還其主

十四年兩府宰樞議先王設倉廩儲蓄積以充國用而備凶荒比來郡縣惟患賦稅多欠百官月俸且未准給國家如有不虞之需將何以支

宜立直倉員吏據兩班祿科田數當秋科歛以贍其用從之於是張榜約日歛米隨品有差至於工商賤隸科等收納時王別置御庫名曰內房庫使黃門一人掌之分遣朝臣于各道稱爲勸農使擇公私良田聚民耕種除其貢賦又牒郡縣戶歛銀紵皮幣油蜜至於竹木花果悉皆徵納輸之內庫勸農使纔得六品而往者不數年間超拜大官或登樞府由是爲勸農使者爭以掊克聚歛爲事郡縣日益凋弊內庫之物王卽分賜諸黃門及左右嬖幸亦無所儲

洪子藩上書曰國用漸乏除積勞者有功者從王入朝者外新除官者隨品納稅以資國用

鷄林舊有一庫名甲坊賦民綾羅貯之充貢獻贏餘甚多皆爲留守

所私忠烈王時權阻撤甲坊以其綾羅支三年貢更不賦於民

補 伍允孚因星變白王以公主食邑安東京山府布帛歸于左倉以充百官俸

補 二十一年以世子請婚其費不貲科斂七品以上白金又減慶尚道租稅分付郡縣每白金一斤折米三十碩徵求急於星火民甚苦之又遣中郞將宋瑛等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一萬四千匹市楮幣王欲親往爲世子行聘禮乃於全羅忠淸兩道家抽麻布以軍糧抑買怨讟並興

補 二十二年中贊洪子藩上書請國贐勿用牛馬且禁以牛馬出境和賣者又曰諸州之吏留京聽候者謂之其人外方多故其人或闕計其

年月以徵其傭所以州縣日漸殘弊請量減之

二十四年置有備倉時群小得志貪殘斯作貢賦不足經費難繼國家有事則必自文武庶官至民庶歛銀布王以爲富國莫先於農設典農司又置有備倉以應倉卒之需以護軍裴庭芝幹其事科外箕歛民多怨之

忠宣王卽位初王諭諸道務農使曰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如有緩急猝索於民欲民之無怨而集事得乎凡民匿于豪强之家者日益富逸予遺殘民困於賦歛此專是奉使者徇私背公之致也予其憫之爾其各體予意痛革其弊其有不從者隨其所犯處決然後申報僉議府

二年宰樞議遣探訪使于諸道更定稅法或曰今郡縣田野盡闢宜量

田增賦以贍國用宰樞恐其所占田園入官事遂寢

補又下教曰市肆商賈貿遷有無資生在前迎送國贐宴禮諸色官虛給文契取用百物不還其直甚者公然攬奪怨讟不少宜令各司檢考文契如數歸還今後盡行雇買不得繹騷又外方民吏每因科斂煩重至有轉賣男女貸物納官積年未還實可哀矜宜速公還其直付其父母

補王被留在元五年財用匱乏瀋王之黨知其然封府庫以沮輸運執義尹宣佐櫟察官趙琯督責輸運乃行○在元資用闕乏衆議以爲就富家借錢令本國償之金怡曰本國素無蓄積近因父王赴都府藏罄盡且斂民間公私俱匱今官自稱貸而欲令民償之如小民何衆從之

忠肅王元年以知密直事蔡洪哲爲五道巡訪計定使內府令韓仲熙爲副使民部議郞崔得枰爲判官將式目都監所啓條畫酌定損益傳旨曰巡訪計定使蔡洪哲等所定貢賦視州郡殘盛均定其額以贍國用要令百姓安業

補 五年教曰償債之法止子母停息而貪利之人增息無限貧者賣妻鬻子亦不能償其本息相當而猶責償者收取文契以給貸者

補 十一年王遣贊成事韓渥來斂盤纏布

補 十二年下教公私諸債年月雖多止還一本一利如有例換文契恣行不法者官治其罪貧民未償宿債賣其子女者所在官司贖還父母役使歲月旣准其償官收文契各令放還

十五年王將入朝置盤纏都監令百官及五部坊里出苧布又於京畿八縣民戶歛布有差於是姦吏因緣橫歛中外騷擾

忠惠王後四年 原本作四年今釐改 政丞蔡河中等請罷職稅不從先是嬖人寧夫金承命從江陵道索人蔘時蔘貴不多得懼王罪已擅徵職稅還說王曰臣於江陵道見有職者退居鄉里病民頗重故臣爲殿下徵其職稅藏諸州郡以待上命有職居外者非獨江陵五道皆然若從臣計有利於國王納之代言閔渙勸之於是分遣嬖人諸道徵職稅六品以上布百五十匹七品以下百匹散職十五匹人聞令下或挈家登山或乘舟而遁焚山澤而索之禍及於族民甚怨之故河中等請除其弊王欲從之渙又勸之徵稅益急慶尙道有一散員同正者貧甚賣盡家產不

充其額其女痛父被辱斷髮貿布以納父及女皆縊死又徵船稅雖無舟者亦被其害其船稅財帛巨萬途道轉輸牛馬踣斃沿海州郡之民逃匿山島至有漕運不通

補寺罷五道職稅盡還其主時東界存撫使崔昌義還以甯夫金侵漁及職稅之弊白王罷之

補令各寺院買古銅瓶隨等差以進小不下三十口瓶價更高

補作新宮張榜自宰相至權務輸材不及期者徵布五百匹又命百官下至胥吏每二人給五綜布一匹徵鍮銅二斤又歛諸道銅鐵鑄鼎鑊錡釜納之新宮於是民間農器盡括無餘

補八月復徵職稅

忠穆王元年罷內乘鷹坊以寶興德寧庫所屬土田奴婢各還本處

李齊賢上書都堂曰德陵作一衣問直則重輟而不爲毅陵嘗責前王璧金之衣揷羽之笠非吾祖舊法有以見國家四百餘年能保社稷徒以儉德也近來風俗窮極奢侈民生困而國用匱請以各務儉約諷上而化下風俗可以歸厚也前者追徵暴斂之布便合歸於納者然恐官吏夤緣爲姦細民未蒙實惠故宜分付諸司以充來歲雜貢令其得免先納借貸之弊三食邑旣立之後百僚俸錄不備夫以一國之主取群臣養廉之資以實私藏豈不貽譏後世請聞諸兩宮罷食邑還屬廣興倉充其俸錄州郡遠年貢賦之逋欠者有司百計追徵十分莫得其一祗是歛怨而已望下令自至正三年已前逋欠

貢賦一切蠲免於是宰相相議釐革先罷內乘鷹坊寶興德寧庫所屬土田奴婢各還本處又發新宮所貯三食邑布四千餘匹歸廣興倉

【補】恭愍王元年宥旨公私息錢雖積年月止還一本一利其寺院常住息錢取利不等或過二分有司量宜定法毋使任意取息貧民鬻子女如過三年不放者監察司按廉使痛加理罪

【補】二年時使价絡繹國用罄竭貸永福都監布又貸富民財

【補】罷刷卷都監時人貸官錢逋欠者多故置都監徵之延及族隣倍收其本人甚苦之前判密直司事金逸逢上書極言其弊請罷從之

五年教以鷄林福州京山府所貢綾羅紬布毋納德泉庫輸廣興倉以

補百官之俸鹽稅布三分減一又下旨賊臣之黨擅占山澤重收其稅國用日乏民生益凋自今山林屬繕工澤梁屬司宰弛禁輕稅

補 教曰富戶稱貸取息利中生利貧民朝不謀夕典賣子女甚可哀也仰監察典法司按廉使臨民官盡心體察凡利中息利者悉皆禁斷

十一年行宮所需金銀乏少王之用度無節洪彥博白曰內帑之儲何如在都時經費宜加裁省王熟視不應彥博退曰言不見從是何詘詘也

是年以調度不給增斂於民大戶米豆各一石中戶米豆各十斗小戶米豆各五斗名之曰無端米民甚苦之（無端方言無妨）

補 時米四斗直布一匹金銀價賤或有金一錠米當五六石中外皆

然

監察司上言大軍之後公私俱匱況慶尙道國之根柢宜廣儲蓄以備不虞今隨駕員吏仰資廩給者月費三千餘石朝官衛士不可減省宦官之輩未有定額耗廩太多除供職外餘悉汰去今又軍餉不給而各道賜米頗多自今不得已有內賜則下旨都堂施行

時雲巖寺僧詣都堂請給餉客之米宰樞議給轉輸都監米五十石三宰李成瑞方在告錄事請署其案成瑞嘆曰今頒祿不給而雲巖僧惟其所欲請養居僧則與之請食役夫則與之今又給餉客之費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用國用焉得不匱遂不署

補 王以手教賜嬖人公州倉米按廉使李之泰曰兵粮不可虛以與人

不奉命其人訴于王王怒欲罪之都僉議柳淑爭之王怒甚目淑曰事皆由卿等耶淑趍出王復召之淑具以之泰語白王王怒解不復問賜淑黃金以慰之曰賞卿之言也

補辛禑元年宥旨外吏上京因各司催納貢物及徵拖欠稱貸私錢倍償其直害及於民仰都評議司置常平濟用庫止取其本以便借用其外方州府亦令置之除任領內倍償之弊各官司除都評議司行移外無得擅行徵納公私營息錢糧止取一本一利貸者不在毋令徵及族人有取利中之利徵還貸者洪武八年二月十三日以前典當子女無論久近並許放還

補二年以倭寇軍餉不足令州郡隨職品出米有差謂之品米

補 四年憲司上疏論時弊諸道公廩所儲米豆貧民多糶利其無滋息累歲不納按廉守令互相遞代不能糾察因此國用日就虛竭乞依元糶之額督徵輸倉自今於一石取息三斗以救其弊

補 八年置盤纏色令大小文武官吏出馬匹及紵麻布有差以備朝廷歲貢

補 十年令兩府至六品出金銀有差又括歛諸道以充歲貢都堂又取魯國公主殿金銀器以補之

十三年禑令寶源庫進綺絹百匹別監版圖摠郞李蔓實以庫匱不卽進禑怒杖二百又以廣興倉告匱減百官俸

十四年三翁主諸殿供上之物甚夥常滿庫之布一月用三千九百匹

以倉庫俱竭預徵三年貢猶不足又加橫斂

恭讓王時憲府疏曰今六道觀察使所報墾田之數不滿五十萬結矣而供上不可不豐也故以十萬而屬右倉以三萬而屬四庫祿俸不可不厚也故以十萬而屬左倉朝士不可不優也故以京畿十萬而折給之其餘止十七萬而已凡六道之軍士津院驛寺之田鄉吏使客衙祿廩給之用尙且不足而軍須之出則無地矣而今又欲給私田於外方未審供上祿俸之費津院驛寺諸位之田何從而出乎方鎭之兵海道之軍何以供億乎萬一有三四年水旱之灾何以賑之千萬軍饋餉之費何以供之殿下不於此時儲國用以足祭祀賓客之用豊俸祿以厚百官足兵食以養三軍而乃反嫌巨室之流言

不念生民之大害飢三軍而長六道之邊寇薄俸祿而墮百官之廉耻缺國用而乏祭祀賓客之供豈經國濟民之政乎願殿下凡居京者只給畿內田不許外方給之定爲成憲與民更始以足國用以厚民生以優朝士以贍軍食見田賦考

補 二年時王賞賜宮中婦寺無節倉無宿儲司憲糾正李敢分臺豊儲倉乃言曰善治家者必先節用況爲國君濫賜私人以致倉庫虛竭可乎宦官訴之王怒命囚敢家奴於是同僚朴起等八人皆謝病不出並貶九人皆爲監務

三年命三司會計中外錢穀出納時都評議使司專摠國政而金穀出納唯六房錄事白牒施行事多猥濫侍中鄭夢周置經歷都事綜理庶

務籍其出納弊祛事理

趙浚上書曰令都評議使移文中外官司者皆出納錢穀殺生威福發號施令等事所係至重而使一錄事署名非通變防奸之道也願依印朝謝之例凡都堂文牒必令印之舊制下王牌於諸倉庫官司必印以行信寶令內竪獨署其名亦非所以防奸也願凡所內用令都評議使供之毋下王牌以塞內竪盜竊之源

鄭道傳疏曰臣聞三司會計佛神之用居多焉財用之妄費者莫斯若也伏望中命有司除祀典所載外凡中外淫怪諂瀆之舉一皆禁斷則財用節而無所妄費矣

補中郎將房士良上疏曰其人之制世無史傳憲廟至元之間五道

州郡抄得三百八分屬版圖司造成都監各一百五十八爲常額自庚寅倭寇以來州郡蕩然失所邑無孑遺而官有定額主家雇人代立借貸利布日徵一匹且不能支侵擾本貫則立役當次者亦盡賣財産以就役其弊甚鉅毋循舊弊一切罷之

補 四年右常侍金自粹等上䟽曰凡中外錢穀出納先報都評議使司移文三司使精核會計量入爲出則庶幾財用有所撙節且無曠官之誚矣王從之

補 侍中沈德符等上書曰國家錢財出納都評議使司於該司直行文牒而該司以其原額及縻費之數每當月晦輒報三司

鄭麟趾曰三國末經界不正賦斂無藝高麗太祖即位首正田制

取民有度而惓惓於農桑可謂知所本矣光宗定州縣貢賦景宗立田柴科成顯繼世法制愈詳文宗躬勤節儉省冗官節費用太倉之粟紅腐相仍家給人足富庶之治於斯爲盛毅明以降權奸擅國斲喪邦本用度濫溢倉廩殫竭及至事元誅求無厭朝覲餽遺國贐等事家抽戶歛徵科萬端由是高麗之業遂衰當初食貨出入之制屢經兵火不可備考

本朝 太祖元年 上卽位升殿下教蠲徭役裕國用

大司憲閔開等疏曰東韓之地介在山海生齒之數財賦之額無幾豈可不量其出入而妄費哉前朝小有災變則不知恐懼修省惟務事佛事神糜費不可殫記此 殿下之所明知也願自今服飾器用

宴享賞賜一從儉約佛神不急之費並皆革出 上嘉納之

鄭道傳曰倉廩府庫之於國家關係實重其所以充實與虛竭在乎愼其蓋藏量入爲出之如何耳國家凡諸倉庫之名皆因前朝之舊曰廣興所以支百官祿俸曰豊儲所以儲國用備凶荒不虞之災曰長興曰義倉所以賑貸於貧乏之者也曰義成曰德泉曰內藏曰保和曰義順等五庫所以供內用也前朝之季權臣李仁任林堅味等用事瘠公肥私攘奪田土籠絡山野而又辛禑用度無節帑藏皆歸於宦寺婦人之手以至倉廩空竭幾無甔石之儲矣惟我 殿下正經界而均田崇儉素而節用重祿有勸士之風太倉有紅腐之粟則其所營造修葺誠有不獲已者也又曰國家以

三司掌錢穀所入之數而其出也承都評議使司之命而行之盖有得於周官遺意者矣

二年 敎京中豐儲廣興倉及各司屬田外方軍資田不許分屬並稱國用田所在官以恒貢之數輸納其餘則收納其官以備軍資

鄭道傳曰國家賦稅之法租則一出於田而所謂常徭雜貢者隨其地之所出而納之官府盖唐租庸調之遺意也 殿下尙慮賦稅之重有以困吾民爰命攸司改定田賦詳定常徭雜貢庶幾得中正之道然租則驗其田之開荒所出之數可稽其常徭雜貢者但定其官府所納之數不分言其有戶則出某物爲調有身則出某物爲庸吏緣爲奸濫徵橫歛而民益困豪富之家多方規避而

用反不足此則有司之責也

七年傳旨都堂命內帑錢穀布帛依宋朝例令三司量入爲出如有兵興臨時取旨量宜調度

(補)大司憲南在奏內帑出納古者凡有內用命司謁傳于承旨承旨更啓上前下王牌是其制也前朝之季內謁直下王牌而承旨不知豈無詐冒之弊哉願自今凡內用承旨親禀下都評議使司以革前日之弊

鄭道傳曰前朝之制置料物庫掌饋食之粟司膳掌饔飱膳羞之烹熟司醞掌酒醴內府掌布帛絲綿以供衣服司設掌帳幕床褥以供鋪設皆以朝士職之憲司以時體察稽其盈縮之數可謂得

周官之意矣自忠烈以下臣事元朝世降公主宮掖之費爲多或朝燕京留待都下其道路之費盤纏之用在所當辦於是始置德泉義成庫之屬然其田口貲資或損內帑以營之或出於王氏外家之世業或出籍沒之家不在經理之數而遂爲人主之私藏也殿下在潛邸獻議欲盡革之歸之國用當國者持之甚力故不克如志然因是而革去者不啻十四五及卽位以五庫七宮悉歸之公用昔光武罷小府禁錢歸之大司農以充公用以今方古實無愧焉第緣卽位之初草創更始庶事繁浩用度甚廣而其出納之際有司拘於文法或不能給事機多失於是斟酌損益與卽位之教不同者有焉然權一時之宜耳其成法則未嘗改也

太宗卽位初因書雲觀上言以麗朝禆補所各寺土田之租永屬軍資以備三年之蓄見田賦考

國初設烟戶屯田給種一斗收其所出五斗以補軍資至是因司諫院疏罷之

十五年 敎曰聞尙衣院一月熨斗炭例入八石是亦出於百姓宜減其半京畿民冬則困於薪炭夏則困於馬蒭內廐馬只留四十疋宮中供御已令裁減其在外凡干御供之物亦可量減須要惠及民生

十七年除諸道進膳禮曹判書卞季良奏人主一身宗社生民之所托奉養調護不宜不謹 上不允

世宗三年原本作二年今釐改 戶曹以繕工監所儲炭將盡請令州郡預納明年

貢炭 上曰方今盛農之時不可役民姑省之以待秋成乃命條錄用炭之數親減內用炭數十石仍令承政院計一年所用量減之所減柴炭甚多民賴以息

上於慶會樓東搆別室覆以茅務令儉素見戶外有藁席問曰誰爲此乎自今非予命雖小物勿納于內

二十六年 教曰王者之政輕徭薄賦而已其諭諸道凡非法之歛不急之役並停罷以厚民生

二十八年 下書議政府曰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戶調亦然以此而觀人君取民有制不得任意增減今則不然征歛無藝用度無節故或因事而加歛或預徵數歲之貢朴訔嘗請依唐租庸調法略定制度

未卽施行予謂歛民無節則君之所用亦無極而秦之箕歛唐之進奉由此而起當依租庸調法量時宜加減其數定數之外不得一毫增歛則民志有定用度有節而官吏貪汚者亦不私其姦矣

時以魚孝瞻爲內資判事孝瞻曰官無可不可顧吾所以絲毫補國者不在官在吾耳乃明會計較經費儲蓄有素出納以節凡百供進之物以豊以潔無或闕乏又請以庫中雜物不切公用者償典隷倉卒自備之債 上從之 世祖在潛邸聞之曰賢哉正如是矣

世祖二年汰冗食省浮費以節財用不數年間儲峙盈衍民日殷富

補 韵玉曰時防納之禁旣開謀利者嗾守令民所易備者抑勒收價民甚苦之相臣姜孟卿極陳其弊聽民自便

補七年　教戶曹曰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此王政之所先我國土風不事畜養或有賓祭之需尙且未贍自今京外大小家咸畜鷄豚京中漢城府五部外方觀察使守令常加考察每歲抄具數啓達其中孳息最多者論賞其不用心者論罰官吏亦憑考賞罰

經國大典　凡經費用橫看及貢案○凡物出納之數京則季朔外則歲季會計啓聞○支供凡物本曹關外諸司驗承政院承傳帖印支供監察出納○凡收稅貢之物限翌年六月上納田稅外貢物則限一月

十二年　上以經費無據貢賦不均詳定規式於是吏易奉行民弊悉祛

成俔曰自國初至　世宗朝諸庫公物官不知檢闕內饌物承政

院專掌而所食皆御膳之餘食之不盡又分送于其家如有宴會則禮賓設筵酒官進酒倉庫之吏獻伶妓纏頭之幣米穀十石以下擅頒與人一日所用大抵紙數百卷酒數百瓶他物稱是朝官旅寓者借落庭米於倉官小不下數石雖名落庭而其實正穀也借器皿於官借而不納官亦無問虛費萬端自　世祖朝更六典成橫看之案雖至微物皆啓稟然後用之由是人無濫用

補成宗元年始行橫看法李克增久典戶曹減損經費始立此法

三年原本作八年今釐改敎曰生財在於務本裕財在於節用如欲節用必先儉約蓋奢侈則用必廣用廣則財必竭念我東方地力疎薄勤儉節用猶患財用之不裕況棄本逐末生之者旣寡爭相華侈用之者不節哉予

爲是慮嚴逐末之禁定役民之法罷不急之務除無益之費庶不擾爾人民爾人民盡力農桑勿爲惰慢崇尚節儉勿爲奢靡量財節用勿爲橫費家之與國大小雖殊其體則一苟能存心省約裕國乎何有

【補】輿地勝覽云北界地產有土豹狼尾

【補】雜錄云嶺南下道諸郡於園中及田畔多種柹木取其實串編取乾販賣爲利傳遺子孫以柹木多少爲貧富

【補】湖西南山郡村民種苧一歲三收利一如荊楊之間

【補】倭楮多產出海島中沿海之地亦多栽種造紙則品甚精緻

【補】成俔曰我國造紙其品不一有藁精柳木柳葉蒠苡麻骨純倭等紙皆極其精今則只行用藁精麻骨柳木等品

補 金安國嘗取水中苔造紙甚古雅比他紙功省而用博意欲流布益令勸造於四方遂有詩曰水苔爲紙自今吾庶益民生日用需

燕山時加定貢案因用度侈張常貢不足以供其需於是加定以充其用鉅邑小府須物不均細分名色繁若牛毛

經筵官趙光祖奏于中廟曰今國家經費甚多故未能減貢賦須與大臣商議減其經費然後可施愛民之道又奏曰今觀各邑之貢土產不均又皆防納一升之納徵以一斗一匹之納徵以三四匹因循積弊至於此極朝廷豈不爲生民計也古之君臣相戒勑者無非民事後世則徒慕爵祿而不念民功也

宣祖三年設正供都監領議政李浚慶等欲救民弊別設都監以三公領之選朝士之有才識者充其郎將以均列邑之進貢以利於民
承旨奇大升奏曰一年經費甚爲浩繁而前年稅入只七萬石經費必考古事一切減省量入爲出可也假使來年稅入可至十萬石而引用者四萬石後又如此至於三年所儲盡矣
大司諫李珥啓曰　祖宗朝稅入甚多而費用不廣故一年必有贏餘如是積年至於紅腐勢固然矣今者一年之入不能支一年之出而權設日滋冗官太多每以宿儲供經費二百年積累之國無一年之蓄臣意量入爲出盡革不急之官無益之費而典守之官嚴明規畫不被偷竊然後庶不至罄竭矣又奏曰稅入似當酌宜加定以裕

王國用而民生甚困勢不可加必須先解積苦以悅民心然後收稅始可得中矣我國貢案不度民戶殘盛田結多少而胡亂分定且非土產故防納之徒得以牟利而齊民困苦今須改定貢案量其民戶田結均敷平定而使之必貢土產則民解積苦矣

司宰僉正成渾疏曰京中各司或費多而所貢少豫徵來歲而猶不足者或費少而所貢多充物委積而化爲塵土者有南物而賦之於北道者有陸產而收之於海邑者至於進上之獻乃萬民惟正之供也而民之不供本色已久其中亦有草葉木實初不足以供兒童一戲之資而使吾民賣衣與食而進之使 殿下而知此則寧不欲輟一朝肥甘之享而免吾民一日塗炭之苦乎今之言者曰進上上供

也倘非自 上裁損則臣子不敢言蠲減之事是不然昔者唐羌請蠲荔枝孔戣請蠲蚶蜊而其君賞之良史書之誠以事君之道不在於奉承而在於安民故也今之進上有日獻月獻歲獻之規固不可盡廢而京營之日獻出於孫舜孝市寵之計貽害於民君子固已非之其餘歲月之獻豈無無益之物可以裁損者乎

補 尹鉉爲戶曹判書長於理財凡弊席地衣青緣布悉藏之庫中衆咸笑之其後弊席付之造紙署磨碾作紙紙品最佳取青緣布作野人衣紐不使片割全布皆適於用太倉陳腐之餘鼠矢過半當天使時以資館舍塗壁鼠矢尤粘

壬辰倭亂以後國用不足減百官祿俸各品皆無紬布楮貨

左議政李恒福奏曰國初歲入四十餘萬石而軍士廩料四萬餘石祭享所用四萬餘石貢物亦不過此頒祿之制刑曹都官正郎之祿四十五石中廟朝三倉舊儲二百三萬石壬辰之初舊儲五十餘萬石已縮三分之二卽今人口則比平時僅十分之一田結則不及平時全羅一道矣

李晬光曰軍資監平時有三十萬石故癸巳倭賊退去後尙餘四五萬石以助軍餉以賑飢民今倉穀不滿萬石脫有緩急何以濟之夫國無六年之蓄古人猶以爲急况無一年之食乎是故均田節用乃生財之大道也

補壬辰後李恒福五判兵曹時大賊充斥明兵水陸輳集事關軍旅

者靡不歸之本兵而恒備羡餘布萬疋以待急時之用

二十九年諭南方士民曰顧念兵興以後國家多事而經用甚廣戍守轉輸之勞餱粮賫送之費出於徭役正供之外者不可勝紀朝徵夕發頭會箕歛而力不得不殫財不得不竭使予赤子困頓流離丁壯或縊於道樹老羸皆塡於溝壑負罪省愆焚灼在心

體察使柳成龍啓曰賊退後戶曹急宜叅商一年經費之數撙節嬴縮定其民間所出之物又分列邑殘敗稍完處或仍舊或半減或全減預先明白移文使民間曉然知之然後朝廷惠澤得以下究而貪官猾吏不得依憑措手於其間矣此乃今日急先之務而車駕還都已久該曹尙不看詳知委責出督辦一如前日各司下人之失業者

散出民間虛稱防納貢物作弊多端溝壑僅存之民不勝其困畿甸尤甚大槩戶曹之任至爲緊重臣意急速籌咨區處極擇有心計幹辦之人爲堂上郞廳勿拘常規必得其才以重經費之任使民蒙一分實惠而國用不至益竭幸甚

補 三十九年昌德宮重建時八道民結每結出木半疋水邊官則作米船運以爲燔瓦償役等費令三公及戶工判主之

四十一年完平府院君李元翼建白剏設京畿大同旱田水田每結收米十二斗

仁廟朝又因李元翼所奏設江原道大同嶺東九邑每結收米十四斗嶺西七邑每結收米十二斗未量十邑每結收米十六斗　孝廟

朝右議政金堉陳箚刱設忠清道大同旱田水田每結收米十二斗沿邑以米上納半山半沿米布叅半上納山郡作綿布上納又設全羅道大同旱田水田每結收米十二斗沿邑以米上納山郡作綿布上納 肅廟朝因都承旨李元禎所奏行慶尚道大同旱田水田每結收米十二斗沿邑以米上納山郡作綿布上納黃海道又行大同旱田水田每結收米十二斗

臣謹按我國經費皆出於土地國初則略倣前朝之制而損益之 世宗朝始定貢案燕山時大紊亂 宣祖朝略加釐整大抵各道各邑隨其土產直納于京司而皆出於民結外則有負載輸納之弊內則有操縱點退之患國用常患不敷而防納刁

蹬民不堪其苦自大同刱設之後從其各道田結之數作爲均平收米之規既計其所收又量其用度磨鍊作貢定出主人逐等給價自京進獻以爲祭享御供及其他經費餘則儲置各邑以備公用前後設施及議論並見田賦考

補 光海元年始設分戶曹 詳見職官考

補 三年戶曹判書黃愼以國用匱竭上六條啓一改量田以均賦役二改貢案以紓國用三作米布以祛防納四收魚塩以除私占五裁省浮費以蓄財力六久任該官以責成效

補 又啓曰赴京使臣路費分定上納事既已啓下矣但使臣私自求請流來已久已成故事今雖分定納官若不嚴加禁約則必有仍踵

舊習之弊如是則旣爲納官又應私求終至於疊費民力今後如有私求者請令憲府覺察計贓論罪

是時以營建財乏之故賣官贖刑以補國用又許守令納銀領議政李元翼奏曰近觀朝廷用度日以寖廣亂後人民財力比平時未十之一而自上不知財力蕩竭擧措之間鋪張虛文靡費財物漢文帝時紅腐貫朽猶惜百金況此時乎頃日戶曹判書黃愼獻理財之策五條仍命收議于大臣臣以先省浮費獻議但近來浮費皆自上所爲非戶曹可得擅省也聞目今地部無蓄各司皆空雖日日加賦於民以充之亦不能繼矣黃愼雖百竭心力經營措辦亦無如之何高麗末葉時用度浩大督責於戶部以令官爵言之則戶部判書叅判盡

賣自己田產猶不能繼乃相率而逃去比如食盡之家自然流離財匱之國安能保存願　主上崇儉節用以保民生以安國家不報

補 時經費日廣旣以賣官贖刑而猶不足於是內而宮禁外而戚里大開路門廣占田園舉稱宮庄免稅曰東宮陣昭媛陣尙宮陣本房陣者邑邑相望漁奪民產罔有紀極庄塢之名之以陣古未嘗有也

仁祖反正初設裁省廳凡國家經用悉從儉約上供之物減之又減大臣慮其難繼　教曰若比閭閻時亦不爲苦矣又　教曰民惟邦本食惟民天視之如傷使之以時雖　山陵之役勅使之需毋使責辦民間取各司所儲米布以用之亦以內府之物助其費

補 領議政李元翼請減陳田之稅充軍額之闕杜防納之弊又言國

用浩繁宜先裁省量入爲出擇堂郎各一員勾管議定從之

副提學鄭經世箚曰積峙粮餉是莫重之急務而廟堂未有善策惟有節經用一事爲若可講而又不能大爲變通只汰得一二微官減得若干下吏而止議減祭用御供則其名甚大而其實則縮節無多諸大將軍官雖未知名額幾何餼廩幾何而度亦應不甚小用以扈衛得力亦不甚多而終不能罷去蘆田設屯魚鹽收稅等事亦係拮据軍餉之事而兩司論執逾月尙未得請如此而欲望省費治財以裕軍食不幾於捧土而塞孟津乎

執義趙錫胤疏曰今之冗費臣不可得而詳知若以所聞槩言之則司饔院燔造爲御器也而厥數過多多爲諸提調之所分價布之不

入於燔造之用中間爲尾閭泄者亦有之云此不可量用而省之乎繕工監草薍爲國用也而提調私占幾與公用等應求之數又出於公用之中云其刈運所需之費獨不出於民而若是其濫用乎司僕草價之米出於宣惠廳者厥數浩大而不盡入於國馬之喂養兵曹步兵之布乃是正軍除番之價而多費於諸官之月俸粒米尺布何莫非生民之膏血而不之撙節乎臣之所聞甚狹 殿下若詢問有司則可盡知之矣此等冗濫之費量入爲出則可紓民力節縮收用則可補軍餉不可謂屑屑細事而不一變通也

五年弘文館以亂離之後軍需不足請以民結收布 上教以民亦瘼矣不允備局議私相通諭於京外朝官士大夫使之隨力出布以補萬

一 上曰令此出布不得已之意如有不肯者切勿勒定致有怨言

補 十四年省官寺宮女之數減闕內外柴木之費共綿布九百三十六疋從大司諫尹煌之言也

補 二十年錦州軍前募粟事白 許通秩 良妾子二石 賤妾子三石○罪人許贖秩 雜犯死罪斬十二石 絞十石 流五石 徒每一年一石（凡限年充軍定配同） 充軍及定配二石（邊遠則四石） 常赦不原者勿許○除職事依常時例施行而軍前所納一石準常時所納十石

孝宗元年備邊司以西路站上之費請除出司僕寺銀子多則六百兩小則四百兩量宜分給于京畿黃海等道以爲站上之用 上曰如可

用之何必只給六百兩乎畿甸尤甚凋弊先爲顧恤可也又爲除出京衙門及五道監兵營穀物米布移報兩西京畿站役都數米一萬七千一百石綿布四萬七百五十四麻布五千五百匹銀七千六百兩　上又下內司米布於該曹使之移送常平廳以補民役

叅贊宋浚吉䟽曰十數年來搢紳之間有國邊民邊之說行焉盖以惻怛愛民者爲民邊掊克幹辦者爲國邊臣嘗以此爲亡國之言民卽國國卽民分而二之寧有是理古未嘗有此語惟　殿下不可不知此也

補備局以圻甸民生有難支之勢宣惠廳一年所捧量宜減除各司各樣之役姑爲停罷以補本廳用度事啓禀自庚寅十月至辛卯九月合

十三朔權減

補四年命出關西管餉耗租一萬石充赴燕使雇馬之費以歉荒也

補以歲凶下三道及東北兩道戊戌己亥所納歲幣木九百四十餘同己亥三南所納上幣木八十八同特命全減以新刷奴婢貢木俾充其代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五十五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財用考 二

國用 二

補顯宗卽位初下內帑木綿一千疋發常平廳白金數千兩諸道監兵營木綿數萬疋以充被灾諸道稅貢蠲減之數

補命下內司綿布一千疋于兵曹使補軍丁兒弱減布之數初吏判宋浚吉言　先王軫念軍兵之怨苦兒弱逃故欲除收布事未及就而今各衙門所儲告乏之難以充數惟內需司非古　先王大公至正之法故在前儒臣皆請革罷然　祖宗之制勢難猝變自上斟酌除出以充蕩

減之數則可爲慰悅民心之一大擧也俄而有是命

補元年命蠲咸鏡道蔘布之半及忠淸道收米一結一斗復命太僕減馬二十四

補二年九月命運關西管餉米三萬石海西米五千石以補經費

補三年四月命下內司綿布三千五百疋于戶曹以補緩輔經用

補五年秋以北地苦寒民無衣資命備局送綿布二千五百疋木花三千斤便宜均分

補司諫院啓曰卽今都下民生之日就凋瘵盖緣征利多門侵撓不已故也其中公家負債之徵斂一族尤是大段痼弊也一人有犯十家蕩產寃號之狀有不可勝言且其所負債物徵族盡償之後則身

自負債者乃得晏然免罪何其負債者之獨幸而一族之偏苦耶此實由公家必欲準捧債物不暇念及於事理之當否也此弊若不痛革則無辜之民將無以保生請自今以後凡公家負債之終不能還償者量其多寡或誅或配定爲常律侵及一族之事則親父子外一切禁斷永爲後式令廟堂稟處○備局啓曰因各衙門徵捧債物侵及一族之弊果爲中外民怨之所起諫院論啓誠有意見而但念貸出公家之物花消不納之狀雖極痛惡因徵債而至於誅殺有乖王者之政不無日後之弊其終不還償者則無論公私賤令該衙門並其妻子沒爲奴婢蕩滌其債物元數不多者則分輕重定配待其畢納後放釋似當侵徵疏遠之族理固不可而親父子之外三四寸並

不擧論使之視若路人亦似不當令該曹定其科條以爲遵行之地
從之○司諫院請對啓曰伏見備局啓辭其曰終不還償者並令妻
子沒爲奴婢蕩滌其債物云者可謂令之便者而其曰親父子之外
三四寸並不擧論使之視若路人亦似不當云者殊非所以除弊之
意也今此負債者之三四寸見其親屬受刑自出其財以助其償則
果可尙矣然上之人安可勒令爲此也且從前一族之侵徵其意本
在於債物之準捧不在民俗之歸厚今慮其視若路人誠不知其可
也三四寸既可侵徵則五六寸又不可保其不侵徵橫斂之患顧何
異於前哉且念公家之許貸於人也必曰吾雖不能還徵猶有族屬
存焉無賴者之請貸於公家也必曰吾雖不能還償猶有族屬存焉

上之許貸不疑期於必徵下之請貨無忌擬以必償者皆在其一族若使此弊不革則雖侵督一族之舉遍及於齊民其乾沒公財之患愈不可防也請公家負債者親父子外侵及一族事一切禁斷永爲後式從之

補 十三年各衙門征稅之課悉命蕩滌

補 肅宗卽位初當送告訃請謚承襲等使而領議政許積以國儲蕩竭請減所帶醫譯及使行盤纏從之

補 下教曰今年農事又未免凶歉飢困之赤子不可無別樣軫恤之道各樣身役辛亥以上未收並爲蕩滌今年身役明查各道各邑之尤甚稍實尤甚之邑則納二疋者減其半納一疋半者減半疋如砲保等應

納三疋之類則勿論尤甚稍實並減一疋訓鍊別隊御營精抄等保人一年十二斗之所納雖曰比他稍歇亦不可全然不減各減二斗以爲一體蒙惠之地可也領相許積所啓辛亥以上諸船有身役逃故者及各司奴婢內司尙方奴婢各衙門奴婢砲保逃故之類一依辛亥查出成册應納身役身貢限癸丑條又爲蕩滌事曾有　先朝成命矣今年則當爲依例收捧何以爲之乎　上曰又限甲寅條勿捧可也

補二年下銀子七百兩於戶曹使補勅需

補七年右議政李尙眞奏陵行時所用遮帳所入綿布麻布不下十同遮索之價亦至三百兩宜仍用舊件以除一分之弊從之○以年凶江原道嶺東尤甚七邑歲幣木全減

補以年凶因大臣陳達令賑恤廳商議裁減閔維重金錫冑等考庚戌辛亥已行文書參量各司物種緊歇多少別單入啓自今年十二月至明年十一月限一年量減價米摠計九千三百餘石各處燒炭木及紙地等物亦依辛亥年例限一年量減計米七百七十餘石大同木二十八同餘疋

八年大司憲李端夏疏請自今年爲始必以一年稅入析爲四分而計國家經費約之於三分之中不足則上自祭享御供先加節省以至大內侍御掖庭下人百官祿俸各司吏隷宿衛軍兵或減其廩料或汰其員額百司公用一切裁抑各陵忌辰祭油果及果品加以染芋彩花其費不貲亦非正禮豈不可以裁減乎若以衞文公衣大布漢文帝衣弋

綈屨草舄集上書囊爲殿帷爲法則民力可省國儲自裕矣 上嘉納遂除綵花之規

二十年命裁減諸宮家京各司諸般身役自本衙門及兵曹給代備邊司啓訓鍊都監御營廳禁衛營守禦廳戶兵曹則各其本衙門稍有贏餘故自本衙門充數內司以下諸宮家則裁減之數折半還償已爲稟定矣諸處還報數以緜布計之則常爲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四而諸衙門遺儲中緜布見存之數無多以兵曹所在銀子計價則當爲二萬七百七十一兩請令兵曹及各其裁減衙門使之照數與受 上允之

二十三年以年事荐飢自丁丑十二月爲始裁減 御供以下雜物各司用度以三年爲限令該廳以其所減之物仍給各其衙門以充幾

湖上納全減及身布作米之代其中無全減與作米衙門令賑廳取用
京各司所減一年米一千四百五十三石綿布八千六百匹銀四百七
十四兩錢一千七百六兩又以百官四孟朔祿俸爲逐朔散料
右議政崔錫鼎箚曰量入爲出有國之通規我國常年稅入不過十
三萬餘石一年經費乃至十二萬石宗廟百官之奉居三之一其二
爲養兵之需脫有灾荒稅入衰縮恒有新不繼舊之慮古者三年耕
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或有水旱灾荒賴此爲備故國無
六年之蓄曰急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國無一年之蓄而又
有新舊不繼之憂今行臣之計量減兵額則冗食既省經費自紓經
費既紓則不待減供節廩而用有餘地矣又曰救民之政不可少緩

猶其次也君德爲本卽今乘輿供奉多所減損固已播聞於民廳而竊見大內修理一番價米多至數千石此雖係官家其視饍羞衣襨之屬亦似有間欲望姑令安徐以待稍稔此外凡百之可以酌損而關於經費者倂留 聖意則所減雖小爲益實大

補 時設廳減損各司冗費與貢物價主管堂上李光夏以爲國家所恃者民心而都民供國役者今猶難保不可復損其價以失其心如諸司官吏騶直及司中剩費在所當減就其中冗濫不急者一切裁革而貢物本直及庶民役價無所剗削都民大安

補 三十年右議政李濡啓曰北京使行時各衙門各軍門所儲銀貨每請貸去而譯官不卽還納以致積成逋欠故各衙門防塞不許盖彼中

需用之路有倍於前使行時譯官所持者小出歛之際未免窘迫狼狽之患故必欲貸去公家銀貨者此也回還之後以其所貿之物貨下送于倭館一年二年稱以價銀之未及出來無意還納以致各衙門銀貨徒存虛簿故各衙門之必欲防塞者此也今若自各衙門許貸之後以其都數首譯次知分授行中着實之人貿取物貨還卽告知于戶曹則戶曹以其所貿物貨之數分付于東萊府依數被執後待其價錢之出來直報戶曹則戶曹又以各衙門見貸之數並其利殖分送其餘出給于各其物主則各衙門無煩徵督自可取殖而譯輩可除徑先侵責之患亦可無延拖不納之弊從之

補四十年以凶荒今年諸道監兵水營及各邑官需依乙亥戊寅兩年

例並減八分之一其他各樣應下之數並減八分之二

補 四十五年內局提調閔鎭遠啓曰目今西路荐飢之中病疫又熾而勅使非久當來萬無支保之勢臣待罪西關時考見丙子後文書則兵燹之餘勅行相續無他策應之路故募得富民勅行時刷馬及支勅諸需如有擔當備納者朝家或許加資或除邊將此事實爲苟簡而皆出於萬不得已卽今西路形勢實無異於丙子後依前例募得富民使之備納勅需後啓聞論賞何如從之

補 領議政金昌集達曰近來守令要譽成習凡民間應捧之物一切不捧至於稅大同亦不收捧上納一時或有譽聲而民習之日渝邑弊之不貲未必不由於此而御史廉問書啓皆以此爲主以長要譽之習誠

爲未安自今以後守令治績只論七事凡干要譽之政切勿擧論於書
啓宜矣 世子從之
四十六年 中宮殿敎于大臣曰近來該曹儲蓄蕩竭故自 上預念
殯殿山陵器皿等物所入銀子以純銀打鍊射置前頭 殯殿山陵所
入銀器自內當下所封置銀子如樣造納可也 殯殿所用銀盞三具
瓶一坐三四年前已爲造置今欲以此用之耳自 上以爲近來諸道
年年凶荒今番通信使所來銀子出給戶曹而其餘數則並江界內司
奴婢貢布代銀子同爲封置將以備前頭賑恤時所需而仍曰若得年
年豐登不煩用此則幸矣今日國事不幸此等事豈可不使大臣知之
乎閏月衣襨曾已製置常時所御衣襨今又備待該曹則雖衣襨之屬

不必一一如例準備只待內間書示始爲備納務遵平日省約之意毋爲虧損　聖德之地幸矣

英祖二年戶曹啓本曹常年經用必有米十萬石綿布七八萬匹錢十六七萬兩然後方可以支過一年而今年收租總計諸道米僅六萬餘石綿布二三萬匹錢則海西山郡元作錢及嶺底五邑稅穀作錢合爲四五萬兩其所不足米則四萬石綿布則五萬餘匹錢則十餘萬兩矣祿粮不足代江都米取用旣已陳達關西各庫有綿布二十五萬餘匹錢三十二萬兩云目今曹事若是窮急不可不急時變通關西綿布限三萬五千匹錢六萬兩趁今輸來以爲補用錢布代則請以一年條稅穀還報　上允之先是　景廟甲辰因戶曹啓取用關西補軍廳錢

四萬兩至是又輸錢布地部之取用關西錢布始此

閔鎭遠曰地部一年所入若過十萬石可以支用一年未滿十萬石則用度大窘至於稱貸繼用而近年以來連値凶歉國家吉凶大禮稠疊一年所入常不滿於十萬而所費輒過於十萬以此江都北漢所儲軍餉及賑廳積年拮据之穀爲地部所取去蕩然無餘今則亦無稱貸之處可謂岌岌乎殆哉內用物種若有大同事目中所無者則例爲責出於市民自地部給價而此等物近來地部亦不給價市民求得此物之際十倍其價而艱辛貿得又費許多賂物僅得進排而皆出白地不得其價况市民別貿昔則至罕而今則至繁以此貢物人及市民無不倒懸試以柴炭言之　祖

宗朝則宮人不敢居處於溫堗而板房席以登每以過冬月今則闕內柴炭有裕濫觴於宮人族屬家以至狼藉籠庭販賣資生且宮人宦寺掖隷　祖宗朝皆有定額今則比大典額數不啻倍蓰宮人近千宦者至累百掖隷亦多增額凡宮女一人一年粮資饌物衣履貢物價米用下之數通惠廳地部而計之則殆過百石一人費米百石則十人爲千石百人爲萬石近千宮人當費幾萬石耶宦官掖隷之費雖不及於宮人而皆受厚廩且給衣資數多則費繁其勢然也爲今之計若非大更張大振作必將民窮財竭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貢物物種元定之數每朔以進排用下之數入啓自　上考覽俾無加用之弊或有加用之命則該廳入啓爭執

事永爲定式戶兵曹逐朔用下之米布比準於數十年前文書近來加出者之不緊名目皆永除之舊各殿貢物之仍存者皆除之宮人宦官掖隸一依大典額數而額外皆減之燕京別貿等事痛皆革除內司及各宮雖難猝然盡罷依周禮之法使廟堂摠察以一年應用之數作爲定式又以米布錢量定其數以備內間別用及不虞之需而土田魚鹽柴塲折受處計其一年應入使之僅足於一年應下之數其外皆革罷之每朔以所捧所下之數作爲文書進呈廟堂廟堂考覽若有定式外過濫之事則廟堂罪其次知內官如是變通則宮府財用自當有裕而治平之道可庶幾也

十四年兵曹判書朴文秀稟定兵曹二軍色騎步布捧下節目先是二

軍色經費出入極其浩繁而應下與別下都無別白謄錄官不檢察吏生奸竇故尾閭之泄殆無限節至是稟定逐朔魚鱗秩月令秩每當應下秩春秋兩等秩一年四等秩一年一度秩式年例下秩一一分類列書而必書其應下錢布之數於各目之下彙成一卷名以魚鱗册而無時別下之有舊例者亦爲別書於魚鱗册末端凡用下時使算員考准所載之目一依前例磨鍊至於別下之或無可據前例而不可不用下處則堂上商量其當下與否在所十分當下者然後始依應下例舉行六道騎步布井間册初頭書各道應捧都數而過八當盡捧之後捧綿布及錢幾匹幾兩內八當用下綿布幾匹錢幾兩遺在幾匹幾兩書錄算員姓名以便憑閱 [illegible]

置米代爲出給似宜如學位水站位亦有以民結收其稅而用之者
請令一體施行 上從之
續大典 經費參用大同事目○每月初本曹郞官與監察同審有錢
穀各司倉庫以啓○凡官庫錢穀京外官料理爲名那移防納者依那
移出納律論
補續大典 諸司雜物出納時該官及監察各其文書及庫封書職啣
署名着押○凡有責納於所管各司皆用帖文踏印署押違者罷職○
外方各營鎭邑劃給需米有差使客支供分大中小路劃給外官身死
及遭喪者給喪需米有差外官迎送刷馬計道里定數○國庫虧欠盜
用一應推徵之物及未收田稅貢物京則漢城府外則諸邑行移督徵

過期不徵者官員論罪

補 戶曹判書朴文秀所啓闕內各司及五上司若有取用物種則捧甘於各司然後各司進排乃是三百年定例而法綱大解不爲捧甘於本曹直爲取用於貢人故貢人進排之後欲受價於本曹則本曹不卽給價不但此弊而已各司及貢人少或遲延則直爲發牌捉囚故就囚之際情債甚多各司及貢人之不能支保專由於此故曾以修明舊例之意報備局申飭以若不捧甘於本曹直取用於貢人則隨現重治之意而此後闕內各司五上司下屬憑藉官令若有直取用之擧則隨其現發或移文或牒報於闕內各司及五上司請治下屬輩直取用之罪而若不許施則勢將自本曹草記移法司而處之

至於緊急進排之物不可拘此例一邊捧甘取用爲宜以此分付何如 上從之

二十五年命刊行各殿各宮供上定例六卷國婚定例二卷各司定例十二卷尙方定例三卷名之曰度支定例先是各殿各宮進獻未有一定之案貢人日困經費日匱至是因戶曹判書朴文秀所奏 上命書進內入物種御筆逐條定例一併減祛至於應入物種亦多特減見減者累萬計大小嘉禮時進排物種謄錄不一輒臨時啓稟擧行故多寡不同靡費殆無限節 上命書入謄錄一通以御筆逐條存減凡名色之浮華者數爻之過濫者一併減省其所省減之數亦至於累萬之多王妃嬪宮嘉禮法服之前用紋緞者代以鄉織大君王子公主翁主命

服之前用紋緞者代以廣織其他紋緞倂以廣織代用紋紗並以廣紗代用紫綾褥以吐紬代用人蔘煎果代以冬瓜絲花代以紙花敎命冊寶所裹用雲紋緞其他袱及床巾並用碏紅七升鼎紬內袱則碏紅九升鼎紬進排而至如珠貝之屬一倂特敎減祛各司進排曾無恒定有古無而今有者前少而後多者有當給而不給者不當給而給者濶狹專出於一時判堂之意操縱又在於中間猾吏之手該司之瞞報貢人之浮費不可勝言 上命有司一倂釐整其進排實數以成定例 御製御筆卷首曰今者釐整意盖深矣若無此舉何以知滲泄之此甚哉依此印本以置以備考後此後若或有復濫者復請復舊者度支之臣將此 下敎以奏施以制書有違之律噫此乃爲國深計爲嗣王者焉

敢忽哉

正祖命五軍門宣惠廳行會計法　教曰節用廣儲蓄非以爲君乃爲民備水旱軍需周禮稱王無會有司有會內而度支騎曹外而各道俱有會計惟五軍門中間創設故無此例惠廳國之所重而其所會計不過葉單入啓仍作休紙一依戶兵曹例修案以入

二十九年　上命承旨李之億反閱兵曹二軍色記付實數封不動銀錢綿布麻布苧布

三十六年　教曰戶曹自戶曹惠廳自惠廳度支不足則雖貸用於惠廳此不常有之事而度支每以不報近來惠廳三萬石度支三萬兩逐年換用之定式其名不正自今除之

戶惠稅入米逐年有加減而每年不足於經用之數殆近數萬石故每以錢三萬兩換用惠廳米三萬石以應不足之需至是因戶曹判書洪鳳漢所奏以惠廳曾前貢物減下條當送戶曹米八千石名之曰庚辰作米各宮房各衙門免稅及屯田位田三手米條一並出稅屬之戶曹又得各貢餘米及減下米合爲一萬六千餘石又以戶曹別貿貢價米中以綿布及錢叅酌代下其所換米爲萬餘石以此充逐年不足米數惠廳米換用名色則永罷之

四十一年　教曰聞兵曹封不動中爲傷腐名存者多云或有不虞緊用者而取用於封不動則以腐朽之布備待吁嗟其時該堂該郎雖施軍律何補於此兼弼善洪檍爲反庫御史盡取腐朽者令備局從便區

劃此後申嚴用舊蓄新之法勿論內外國用官用一遵此例

補 四十六年先是議政府爲府屬廩料放債於市民收其息以充其費至是因詢問貢市人弊瘼而聞之 下教曰堂堂千乘之國政府爲府屬廩料與民爭利乎命焚其劵

兵曹戶曹封不動數

孝宗朝乙未兵曹封不動綿布三萬六千六百五十匹銀一千三百六十六兩

顯宗朝辛亥封不動綿布二萬四千四百五十匹銀八千八百十三兩

肅宗朝庚子封不動綿布五萬五十四匹內一萬匹移置江都銀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五兩

景宗朝壬寅封不動綿布五萬五十匹錢一萬兩銀一萬九千三十兩

英祖朝己丑封不動綿布五萬一千九百五十匹內二千五百匹移置南漢錢十二萬二千兩銀十一萬兩

【續】正祖朝丁未封不動綿布二萬八千二百五十匹錢六萬九千兩銀十萬七千一百二十兩

戶曹舊無封不動自 顯宗壬子爲始綿布封不動二萬五千匹今則爲七萬九千五百匹銀則自 肅宗壬申爲始封不動十七萬兩今則爲四萬六千七百兩錢則自 英祖己酉爲始封不動五萬兩今則爲六萬兩

【續】正祖朝丁未封不動地木九千四下地木一萬八千四天銀一千七

百兩地銀一萬五千兩錢七萬兩

戶曹一年分劃恒式

廣興倉爲百官實職軍職頒祿一年米一萬九千二百石大豆一萬八百石劃送內司年例輸送米一千二百七十八石大豆七十七石

軍資監爲雜職散料及各衙門將校員役料一年米二萬四千石大豆一萬三千二百石田米一千八百石劃送內司年例輸送米一千七百八十石別營爲訓局將官以下軍兵放料馬料大豆及訓局兼司僕加料一年米四萬一千三百四十石大豆九千七百石田米二百五十六石劃送

別庫爲各衙門員役散料及兩西貢物元貢不足別貿易價一年米

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大豆三千四百四十石田米二千二百四十一石劃送

豐儲倉爲內官頒祿及年例賜米一年米四千五百五十三石大豆一千四百四十石劃送

養賢庫爲居館儒生供饋一年米九百七十二石大豆二百九十七石劃送

典牲署爲留養祭享犧牲料一年米一百八十石大豆一千七百十六石劃送

司僕寺爲留養馬料一年大豆二千七十六石田米五百十三石劃送

一年應下米十一萬一百四十三石大豆四萬二千七百四十六石田米四千八百十石每年分劃時考各倉遺在或有加減別下不在此限錢綿布應下臨時推移無恒式

度支事例 慶尚道河陽淸道永川新寧軍威義城靑松眞寶居昌義興英陽開寧金山知禮安義陝川三嘉慶山慈仁彥陽咸陽山淸二十二邑忠淸道黃澗報恩懷仁鎭岑懷德永同沃川靑山文義九邑全羅道茂朱一邑並以山郡田稅作綿布上納○江原道通川蔚珍高城歙谷三陟襄陽杆城江陵平海平昌旌善金化平康十三邑田稅米大豆並作布上送○黃海道新溪谷山遂安瑞興黃州安岳信川載寧長淵長連文化豊川鳳山松禾殷栗十五邑田稅作錢上

納慶尙道安東尙州聞慶醴泉咸昌比安龍宮奉化豊基順興榮川禮安十二邑田稅作錢上納○三南稅米一石作綿布三匹半大豆一石作綿布二匹半三手米一石作綿布三匹關東依此式作麻布黃海道山郡及慶尙道嶺底稅米一石作錢五兩田米一石作錢四兩大豆一石作錢二兩五十文黃海道長山以北稅米一石作錢四兩五十文田米一石作錢三兩五十文大豆一石作錢一兩七十文以爲錢布經費○一年外方巫女收稅綿布一千二百匹零每名稅綿布一疋代錢則每疋三兩五十文西北巫女稅會錄本道而北關則三甲六鎭外己酉爲始上納海西巫女稅全數管餉會錄兩南匠人收稅綿布三百三十四每名稅綿布一匹代錢二兩三十文北道貢蔘代五升生布三千七百九十四上納並補用經費

兵曹事例 二軍色一年所捧六道通六番騎布五萬八千三百二匹步布三萬七千二百三十三匹均廳給代四萬三千三百九十二匹坡州革罷騎步兵給代八十九匹合綿布十三萬四千八百三匹一年應下十二萬匹零此外別例有時增減無恒式

年例歲幣數

白上綿布一千匹生上綿布二千匹大好紙二千卷小好紙三千卷鹿皮一百張水獺皮三百張白紬二百匹紅紬一百匹綠紬一百匹白苧布二百匹五爪龍紋席二張彩花席二十張好腰刀十柄粘米四十石

年例節使方物都數

黃細苧布三十匹紅細苧布六十匹白細苧布一百八十匹黃細綿紬七十匹紫細綿紬一百四十匹白細綿紬一百二十匹龍紋簾席六張黃花席一百十五張滿花方席五十五張滿花席九十五張雜彩花席一百十五張粘六張厚油芚十部水獺皮二十令白綿紙四千卷螺鈿梳函四事

別使方物不在此限

年例倭國入送使禮單都數

人蔘三十斤十四兩豹皮十六張虎皮十二張白綿紬三十匹白苧布四十七匹白木綿六十匹黑麻布三十匹黃毛筆四百四十五柄

通信使禮單及別差倭入送回禮單數不在此限

戶曹一年經費出入數

孝宗朝辛卯年度支一年所入米九萬九千二百七十石田米一萬六千四百四十石大豆四萬一千七百二十七石銀三萬九千九十三兩綿布十萬九千一百匹布五千匹○一年用下米十一萬一千九百三十四石田米三千七百六十八石大豆三萬五千二百四石銀三萬五千九百二十七兩綿布十萬三千六百五十四布五千匹

顯宗朝戊申年度支一年所入米十萬三千九百六十三石田米一萬五千三十二石大豆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一石銀三萬二百六十二兩綿布八萬六千六百五十四布五千匹○一年用下米十一萬一百七十四石田米一萬五千七百十七石大豆四萬七千三百四十七石銀

一萬二千二百十四兩綿布五萬三千七百五十四匹布五千九百四

肅宗朝度支一年所入分三等爲上中下庚辰爲最多年米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一石田米二萬四千九百十二石大豆六萬二百十五石銀三萬九千五百十九兩錢八萬四千二百六十兩綿布八萬三千九百五十四布一萬九千八百五十四○丁亥爲中年一年所入米十萬七千九百十四石田米三萬一千一百五十八石大豆五萬三千一百五十八石銀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三兩錢六萬六千二百六十兩綿布八萬七千三百五十四布一萬三千五百五十四○癸巳爲最少年一年所入米四萬三千七百八石田米二萬六千九百六十九石大豆三萬九千九百八十石銀六萬六千七百八十兩錢八萬二千三百五十

兩綿布六萬七千五百五十匹布六千五百五十匹○一年用下分三等爲上中下壬午年爲最多年米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石田米一萬九千九十二石大豆五萬一千七百三十二石銀二萬三千一百兩錢八萬一千八百五十兩綿布十一萬五千八百匹布一萬四千九百匹○甲午年爲中年米十萬五千六石田米一萬五千六百八十石大豆四萬五千一百八十石銀三萬一千二百八十兩錢七萬三千二百兩綿布七萬三百五十四布五千五百匹○乙丑爲最少年米八萬六千二百六十石田米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七石大豆二萬六千九百十五石銀三萬二千七百三十五兩錢三萬三千九百三十五兩綿布五萬七千八百五十四布三千四百匹

景宗朝癸卯年度支一年所入米九萬八千五百十一石田米一萬四千五百九十石大豆六萬三千五百二十七石銀三萬一千一百五十六兩錢十一萬五千二十六兩綿布七萬八千九百匹布一萬一千五百匹〇一年用下米十萬六千七百二十四石田米五千七百三十九石大豆六萬四千五百九十石銀四萬九千九十一兩錢十二萬六千六百七十四兩綿布十萬八千八百匹布一萬三千五百五十四

英祖朝度支一年所入分三等爲上中下庚戌爲最多年米十二萬七千八百七十石田米一萬五千二百五十石大豆六萬五千八十三石銀二萬八千三百三十二兩錢十七萬七千四百二十兩綿布八萬八千七百匹布八千四百五十四〇己巳爲中年米十一萬三千八百四

十石田米七千十三石大豆三萬六千六百五十石銀一萬六千五百三十兩錢十六萬九千七百九十兩綿布七萬八千七百五十匹布七千五百匹○壬子爲最少年米六萬八千五百三十四石田米一萬二百石大豆三萬三千二十四石銀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二兩錢九萬三千八百九十兩綿布三萬七千六百五十匹布六千九百匹○一年用下分三等爲上中下丁丑爲最多年米十四萬八千四十七石田米八千二百八十石大豆四萬三千五百四十石銀二萬四千四百二十兩錢二十五萬二千二百三十兩綿布十二萬五千四百五十匹布二萬三千四百匹○辛亥爲中年米十二萬七千八百八十石田米九千九十七石大豆四萬四千七百二十四石銀四萬五千五百五十四兩錢

十九萬八千七百九十兩綿布十萬七千二百匹布五千二百匹○己酉爲最少年米十一萬八千七百六十石田米一萬一千四百七十石大豆四萬五千一百六十八石銀三萬六千一百四十七兩錢十三萬三千六百十六兩綿布七萬一千九百匹布二萬三千匹

【續】正祖朝度支一年所入分二等爲上下庚子爲最多年米十萬九千六百八十二石田米四千一百七十七石大豆四萬一千三百三十三石銀七百十六兩錢十五萬二千二百四十五兩綿布六萬二千九百六匹正布七千二百五十二匹○甲辰爲最少年米八萬四千七百九十四石田米三千九百五十一石大豆四萬一千六百九石銀六百八十四兩錢十四萬八千二百五十兩綿布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五匹正

布四千一百三十七匹〇一年用下分二等丙申爲最多年米十三萬五千六百五十五石田米三千二百三十六石大豆四萬三千七百四石銀二萬七千九百二十七兩錢五十七萬六千七百六十九兩綿布十萬六千二百二十四匹正布六千五百六十一匹〇壬寅爲最少年米十萬三千一百七十一石田米四千九百五十一石大豆三萬八千二百七十九石銀二千一百二十五兩錢二十一萬三千五百五十二兩綿布四萬九千七百二十三匹正布六千六百七十三匹

臣謹按經費出入專在度支而仁廟以前屢經兵燹文籍蕩然孝廟以後始可以略綽考据而歲入歲出之數逐年不同故略載其概於右

續 正祖丙申領議政金陽澤啓今番使行不虞費及公費條以關西營邑所在銀三萬兩通同計數出付使行如有用餘還歸時請一一還給從之

續 命籍産田土許屬粮餉廳

續 六年命關西賑穀三萬石取耗貿銀每年以三千兩送于沁都作爲封不動以備不虞

續 七年命官銀包外越送毋過三千兩

續 八年領議政鄭存謙啓西關以雄藩重鎭近甚凋殘目下錢荒中外通患今若散債而輕其利殖定其年限待其本數滿足蕩減原錢則揆以蘇殘復舊之道參以通貨益下之政俱爲方便本營記簿錢中十萬

兩請依道臣狀請許貸從之

續 領議政鄭存謙啓西門重地儲置銀貨乃所以爲緩急之需而營府銀儲近甚疎虞銀貨用奸罪是極律况於彼中需用之際詐僞畢露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以此意嚴飭於銀貨所在之閫府痛革宿瘼從之

續 十四年五月命均廳錢六萬五千兩特貸水原府

水原府使趙心泰啓本府雖是三南要路物產素乏雖欲廣集富戶設立市廛實戶之應募猝難如意須於本土民人中擇其有食根解商業者奠居邑底從多少受本錢與利資生亶合一試而不貲錢貨實難辦出臣意則毋論某衙門劃得無邊錢以十一邊放債之例付諸都下有富名願受者使之取殖歲收利條定以三年之限其在募

民制産之方庶爲一大助敎以均廳錢劃給

續 十五年三月左議政蔡濟恭啓嶺南之架山山城其緩急可恃卽一路之最近見架山錢穀文書所置錢貨以貸下未捧懸錄者不啻屢萬兩仍成鬼錄此莫非前後道臣忽於奉公之致請自今分付嶺營道臣之經秋捧者每年以五千兩送置山城作爲封不動從之

續 十六年命貸下壯勇營錢四萬兩于畿營俾爲 顯隆園火巢民田價及 幸行時外帑庫經用之需

續 十七年命關西別備錢三千六百兩自明年劃給壯勇營補用軍需

續 十九年以整理所錢一萬兩關東錢一萬兩購華城北城外民田

續 二十一年命尾蔘契劃屬於華城築室之民又命嶺南監營關西兵

營所在錢各五萬兩移屬華城又以安岳郡糴還常平會錄及留庫條一萬八千三百八十六石嶺南華山築城還米左兵營所在五千餘石南倉錢二萬兩前道臣李泰永自備錢一萬兩漕倉錢二萬兩箕營別備錢一萬兩御營禁衛兩營會外錢各五千兩劃給華城以爲修城之具

續二十四年命華城府歲捧公貨間二年反閱著爲式

續純祖庚申命使行公用銀以箕營所在銀取用因備局草記也

續十六年戶曹判書鄭晩錫啓近來諸道連値饑荒歲入大縮經用極艱雖以今年小豊時言之歲入之應捧者米八萬石錢十四萬兩木綿六百同而若其一年應用之數則米爲十二萬石錢爲二十一萬兩木

綿爲千餘同米錢之不足恰至三分一而木綿之不足幾乎折半將此量彼萬無塗抹支調之道矣此若不及今更張祛冗食汰濫費而依舊樣因循姑息東西搜括左右挪移南北漢雙樹餉穀之轉輸復如昨年再昨年之爲則不出數三年餉穀罄竭民生困瘁亟命廟堂倣　肅廟朝釐正廳故事爛商節省之方先就度支定例可以全減者全減分減者分減又於定例所載外冗食濫費並斟酌減損量入爲出俾一年應捧適當一年應用恐合事宜　上詢大臣右議政金思穆曰度支事勢誠莫知何以則爲好而設廳之奏姑難輕議先自本曹斟酌損益以定一年之數似好矣　教以依戶判奏爲之

續二十一年開城留守吳翰源疏略曰本府處京城宿春之地控畿海

交界之路民物則爲四方都會形便則爲兩西要衝內而捍衛王室外而鈐轄關防七千帶甲可以朝令而夕發盖其設施之浩大策應之繁氄其勢不得不然而以彈丸一邑之力規模則悉倣京營體面則略同藩臬重以 陵寢殿宮鎭堡舘驛校院倉廒百道需用俱無出處自前彌縫之方專靠於殖債一路所謂殖債者各庫原錢斂散取利者也本府凡有六庫一曰司倉 陵寢之修治享祀之供具舘廨橋梁之隨毁隨補來往使价之絡繹支待皆責於是二曰軍庫上自進上物種下至營府送迎及軍校吏奴撥屬僧兵之料布都試賞格操鍊犒饋軍物修改之所入皆責於是三曰勅庫勅使擧行漂人去來與夫春秋開市各項物力皆責於是四曰典守庫大小公行擔軍駕牛諸般酬應皆責於

是五曰營庫各處享需之輸運浮費沿路別星之騎卒糧資皆責於是六曰別應庫掌籤文進排而亦所以分助營庫者也此六庫殖利之錢通計一年應入則都未滿三萬兩而通計一年應下則殆過四萬餘兩故每年之中萬餘兩所辦只是鑿空拮据臣意則自庚辰至壬午限三年停減利條於勅債勘簿俾絶邊殖虛錄滋蔓之弊亦自本營取其負債中易捧條隨捧隨殖分年收穀俾充流亡人難捧之數伏乞 下詢廊廟亟許準施俾敗局重整群情胥安批以令廟堂稟處

續 二十八年 文祖代聽時 令淸北各邑所在籍產田畓還屬粮餉廳

戶曹判書金鏴達言關西賊變後籍產田畓付之粮餉廳在法當然而特軫經亂各邑經用之不足因大臣筵奏姑付該道者即出於一

時權宜之政則令於年久之後固當依古例還屬淸北各邑所在籍
產田畓發關於本道道臣一一還屬於粮餉廳以爲收稅公用從之

續 三十三年命各司穀作錢定式施行仍飭預下移納之弊
左議政沈象奎啓月前賓對領相有以外受一切防塞之意已有仰
奏蒙允者此誠國用贏絀之大計生民休戚之大關也以紙上空文
消融幾千萬公貨或遷就延拖於數十年之後或幻弄乾沒於一二
人之手古今天下寧有是哉此不可不別般定式使京外毋得違越
然後方可爲永圖久劾爲先關防各道凡京司當年作錢條勿令出
給差人並爲俱陳省趁期上納而自明年戶曹惠廳及各司各營年
例耗條作錢各擧實數依均廳兩西小米及戶曹例貿蔘穀作錢例

具報籌司自籌司發關於穀在該道以爲照數執錢直爲輸納而該司捧上之時以其陳省粘報籌司以爲考準憑處之資又依戶兵曹惠廳各軍門會計入啓之例每於年終各以當年穀作錢捧入都數具書入啓請以此定式行會諸道恪此永遵從之

續 京各司各營進會計簿戶曹餉廳惠廳兵曹訓局禁營御廳摠廳時在黃金一百八十兩一錢九分銀子三十三萬四十二兩二錢一分零錢文五十六萬八千五百六十兩二錢二分綿紬一百七十一同十五疋二十一尺木二千一百十四同十疋四尺零苧布一百同六疋九尺布七百三十四同四十五疋一尺零米九萬四千三百九十二石二升零田米四萬二千八百八十五石六斗七升零太一萬二千七百三十

二石七斗二升零皮雜穀二萬五千四百七十三石九斗

續 哲宗八年命訓局鑄餘錢六萬兩作穀於兩西

右議政趙斗淳啓郎見訓局所報以爲本司各樣應下每患不足均廳給代種種挪移若不及今變通將士支放其勢末由以本司鑄錢剩餘條六萬兩作穀於兩西每年盡分取耗以補軍需雖値歉年勿入停蕩云儲胥苴補郎陰雨綢繆之備也今此鑄餘錢作穀寔是經遠之圖二萬五千兩下送海西三萬五千兩下送關西自今年盡分取耗入用而穀名則以丁巳訓鑄穀爲稱今雖晩時若今趁郎分俵則容可及期取耗請使之不日輸送從之

續 九年命廣州奴婢貢給代錢上納於戶曹者屬之本營

廣州留守朴晦壽啓本府糶倉即　陵寢進排幸行結所及各項支用之公庫也歲入本不優足在常年每患不敷况邇來重經陵役連値幸行擧行浩繁當其窘急着手無處每每挪用餉穀而實亦有貸無報上無以供　陵寢之役下無以擧保障之責不可不先使糶倉入當其出然後始可爲枝梧挨過之道請本營奴婢貢給代錢六千兩之上納於戶曹者屬之本營以爲歲入則可以捄糶倉策應之繁可以爲公用牽補之資從之

續十年京各司各營進會計簿戶曹餉廳惠廳兵曹訓局禁營御廳摠廳時在黃金九十八兩八錢七分銀子二十五萬三千四百五十四兩四錢二分錢文四十五萬六千三百五十四兩八錢二分緜紬八十七

同十三疋十六尺木二千三十九同三十三疋二十七尺零苧二十二同二十七疋兩尺布三百三十三同兩尺零米十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二石十一斗零太二萬四千一百二十石九斗零田米一萬八千七百二十三石五斗零皮雜穀四萬四千九百二十二石一斗

續今 上十年命戶惠廳兵曹三營摠戎糧餉廳稅入用下四季朔修正入覽尋以四孟朔十五日入啓定式

續十二年十二月命黃海兵營勅需錢貿銀添價以紓浦民戶歛之弊從奏請使李裕元之啓也

續十四年領議政李最應啓財賦衙門蓄儲之空枵莫今日若而重之前歲大無諸道俵災至於十二萬餘結之多稅船之意外臭載又爲夥

數今秋雖幸豐熟冬春頒放之資其將於何着手乎不得已以外道社穀中三南海西各二萬石京畿一萬石纔有排定知委待其次第到泊分劃於戶惠衙門請俾爲牽補支用從之

(續)京各司各營進會計簿戶曹餉廳惠廳兵曹訓局禁營御廳摠廳時在黃金九十八兩五錢二分銀子八萬三千五百五十九兩八錢八分六厘錢文七百八十萬四千九百八十六兩八錢六分綿紬九十二同四十疋二十一尺木二千七十七同一尺四寸五分苧三十六同一疋二十六尺布四百七十同三十七疋四尺零米十二萬九千九百一石九升零太一萬四千七百五十四石九斗八升零田米一千五百十一石六斗一升零皮雜穀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石十四斗黃蜜一千四

十七斤

續十五年二月命社還中嶺南二萬石湖南湖西各一萬石令度支作納

續三十一年八月花島津罷命該鎭所有費項米一千五百石租八十石銀一千二百圓令壯衛營收管

續命宮內府各司從前應入錢穀令度支專管其一切應用均廳度支酌撥

續三十二年十一月內閣以度支部明年度歲入歲出摠預算表奏歲入地稅一百四十七萬七千六百八十一元戶布錢二十二萬一千三百三十八元雜稅九千一百三十二元人蔘稅十五萬元砂金

稅一萬元港稅四十二萬九千八百八十二元旣往年度所屬收入十三萬元雜收入五千元鑄造貨一百二十八萬二千四百五十元前年度歲計剩餘一百九萬三千九百二十七元摠計四百八十萬九千四百十元

歲出經常部　王室費五十萬元外部所管本廳費二萬七千六百七十二元在外公使館費四萬四千二百六十元合計七萬一千九百三十二元內部所管本廳費七萬七千九百八十六元地方各府廳費三十三萬三千二十二元地方各郡廳費八十二萬三千三百八元警務本廳費十五萬五千五元警務廳監獄署費一萬七千一百八十元醫學校費六千九百六元病院費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三

元種痘醫養成所費一千三百六十八元牛痘種繼易費二千八百六十六元圜丘祭祀及修理費九百四十元地方官赴任旅費一萬三千六百九十六元合計一百四十萬六千六百三十元度支部所管本廳費十一萬九千二百三十八元內閣各項費二萬九千七百九十九元中樞院各項費一萬四千九百八十七元耆老所費用四百六十一元稅關摠額八萬三十五元典圜局費用七十八萬二千四百五十元國債四十九萬七千三百八十一元功臣世祿一千六百三十元中央交際費八千六百元中央機察費二萬元國庫金搬運費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五元合計一百七十四萬一百六元軍部所管本廳費八萬七千五百十九元軍事費九十四萬八百八

十二元合計一百二萬八千四百一元法部所管本廳費三萬九千六百七十四元地方各府檢事試補俸給六千三百元日本遊學生費一千三百二十元合計四萬七千二百九十四元學部所管本廳費三萬五千四百七十七元觀象所費用三千四百三十元學校費三萬一千二百十九元地方學校補助費一萬六千二百元留學生費四萬四百二十六元合計十二萬六千七百五十二元農商工部所管本廳費三萬六千九十四元事業費十四萬七千三百二十二元合計十八萬三千四百十六元以上經常部總計五百十四萬四千五百三十一元

歲出臨時部 國葬費七萬元內部所管道路修築費一萬五千元

地方監獄署修築費二千二百元地方警察賞與費一千元警務廳所屬署新營費九百元合計一萬九千一百元度支部所管修政殿內排設費二千五百元典圜局建築及機械費二十七萬元舊公廨管理費一萬元合計二十八萬二千五百元軍部所管兵器庫修築費七百元以上臨時部摠計三十七萬二千三百元預備金八十萬元歲出摠合計六百三十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一元歲入不足額一百五十萬七千四百二十一元

(續)光武八年政府以本年度歲入歲出摠預算表奏

歲入地稅九百七十萬三千五百九十一元戶稅四十六萬二百九十五元雜稅二十一萬元旣往年度所屬收入二百七十九萬六百

八十七元港稅八十五萬元雜收入二十萬元摠計一千四百二十
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三元

歲出經常部　皇室費一百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九元享祀費十八
萬六千六百四十一元合計一百二十萬元宮內府所管鐵道院費
二萬七千六百七十二元警衛院費十七萬二百五十六元各開港
警務署費六萬九千三百九十八元各港警官赴任旅費七百元合
計二十四萬三百五十四元西北鐵道局費二萬七千五百五十四
元禮式院費二萬一千五百八元礦學局費一萬四百五十三元宮
內府所管合計三十二萬七千五百四十一元耆老所費二萬七千
五百五十二元元帥府費八萬六千九百二十九元議政府本廳費

四萬七百八十八元史庫守護費八百四十元表勳院費一萬九千五百六十元合計六萬一千一百八十八元內部所管本廳費四萬六千三百五十二元漢城府費六千六百六十四元地方各道費九萬一千九百六十二元地方各府費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四元濟州牧費四千二百二十二元地方各郡費八十一萬三千一百十一元廣濟院費八千九百三十二元種痘司費四千二百五十元地方官赴任旅費七百三十元地方各享祀費八百七十一元合計九十九萬九百四十八元外部所管本廳費三萬五千三百三元各開港塲監理署費五萬四千六百二十四元在外公舘費十九萬七千四百四十元合計二十八萬七千三百六十七元度支部所管本廳費六

萬七千九百八十六元稅關費十四萬一千六百元國債二百三十三萬四百五十七元功臣世祿一千九百五十六元國庫金搬運費二十萬元合計二百七十四萬一千九百九十九元軍部所管本廳費五萬三千七百五十八元軍事費四百六十七萬五千二百五十一元軍艦費四十五萬一千六百五元合計五百十八萬六百十四元法部所管本廳費三萬四千九十五元平理院費一萬三千一百十一元漢城裁判所費一萬二百九十八元法官養成所費五千二百十二元地方裁判所費一千二百五十一元合計六萬三千九百六十七元警務廳所管本廳費二十九萬四千一百六十一元監獄署費三萬四千七百四十元地方各道警務署費五萬一千四百六

十二元邊界警務署費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二元各地方警官赴任費八百元合計四十萬六千九百二十五元學部所管本廳費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七元觀象所費六千七百十四元學校費十三萬五千七十四元公立學校補助費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元私立學校補助費四千八百九十八元外國留學費八千元合計二十萬五千六百七十三元農商工部所管本廳費四萬四千六百四十六元事業費六千四百二十四元合計五萬一千七十元中樞院所管本廳費一萬九千三百九十六元扈衛隊所管本廳費八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元通信院所管本廳費二萬七千九百十八元事業費六十萬九千七百三十元合計六十三萬七千六百四十八元歲出經常部合

計一千二百三十七萬七百九十五元歲出臨時部重建費三十萬
元宮內府所管鐵道院鐵道地段價三十二萬五千三百九十五元
內部所管濬川及治道費三萬五千元地方土木工費一萬元戢盜
費五百元漂燒恤金五千元收埋費三百元掃穢費二千四百八十
八元合計五萬三千二百八十八元外部所管日本兵弁移接家舍
借賃費四百八十元農商工部所管礦山檢察費一千八百四十元
臨時博覽會費四千五百元合計六千三百四十元歲出臨時部合
計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三元預備金一百十五萬八千元歲出摠計
一千四百二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八元歲入餘額二百七十五元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五十五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五十五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五十六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財用考 三

補 良役 此目雖係補入而若干條以仍原編所載故他書補續以別之

補 臣謹按原編無良役一條而只論均役顚末附于國用之下今別爲一目摠叙良役之制給代許減之實以及戶布之變通焉

補 肅宗八年命蕩滌兵曹騎步兵兒弱逃故之徵布者先是兵曹以經費專靠於騎步兵收布故兒弱逃故率皆徵布侵徵隣族爲民痼弊

孝宗初兪棨疏言 祖宗之世士夫子弟凡爲兒丁者無貴無賤莫不

皆有屬衛民志以定民役以均自後國綱解弛士夫胄裔不復隷名諸衛雖窮鄉寒族莫不以爲大恥故今之所謂有廳諸衛者擧皆雜賤之類而　祖宗舊制乖亂盡矣衣冠之士所以厭惡軍籍以其有定軍之名也今若自　上親下明旨痛諭以均是天民不可獨享安樂之理垂盡良丁不可偏被侵苦之狀上自朝廷百官暨于前銜生進倡先出布自幼學品官許通一應不合定役之類年六十以下有室以上許納一疋之木此後雖有軍籍之擧永不令更屬諸衛使中外曉然知此擧意不在於簽丁而在於均役不在於富足而在於救急不在於侵削士族而在於永許免役此令既行然後量度見令收布之數而比較其大小凡諸軍色布或全減則不但老弱逃故一時施恩之資而已也盖本諸

鄭經世金堉宋時烈諸人之前後論議也五年大司諫金益熙亦以槩意陳箚論之七年大司憲李端夏上䟽以爲欲行戶布者以爲上自公卿下至庶賤無一戶不出布則此爲大不均之道以臣愚見其所謂大均者反爲大不均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今者勿論貴賤皆出戶布則此近大屨小屨同價之說也至　上六年朝家思以爲蕩滌之令各邑查出收布之額則其數甚多難於一時代定而既查之後又不可仍徵悉出京中遺儲歸之本兵以充一年收捧之數是後國儲漸竭不得充給以致侵徵如舊及是兵判南九萬請搜括京衙門及外方營門州縣歇役投屬之類一並充定闕額摠計所得軍保禁衛營九千六十名御營廳四千二百名守禦牙兵二百餘名摠戎牙兵九百餘名九萬又請

查汰冒屬忠義於是　上命廟堂設廳查正

補 二十年因筵臣李彦綱陳達領議政南九萬奏民之最難堪者身役請人除一疋而當納一疋半者除其半　上可之

二十四年　教曰我國民役苦重軍政甚踈黃口之編伍白骨之徵布尤爲可矜此等弊端必須於大頭腦處從容講究量宜變通後庶可有實效矣諸臣各陳所見相與反覆商確必以痛革爲心可也

補 二十八年右議政申琓疏曰軍保徵布之規實三代漢唐宋所無者也今若勿論州縣查問京衙門監兵營一年所納木每邑幾許如某邑所納百同云爾則使其守令一依其數逐戶計口磨鍊分徵以木總數配民口數十口或徵一疋五口或徵一疋惟以準百同爲限

朝家則只總一邑之都數較諸卽今一家內數三軍保所納之數則可以減八九此所謂有身則有庸者也西漢賦役之法最近上古高祖十一年賦口錢一百二十而年十五者始賦六十六免焉唐高祖始定租庸調每口歲役二旬不役則每日絹布隨土產三尺一年六十尺十六歲始役六十免女則嫁後爲丁今若勿論貴賤逐戶均徵一遵古法使作烟役明其不近於軍保之稱則兩班及豪富者亦非甚苦逃避軍役者到處應役反不如仍居故土稍可安集數年遵行之後徐徐精覈民多木少之邑加定木疋民少木多之邑減其木疋知八道一年應捧之數分給京衙門監兵營以爲需用依例之地而京中某司外方某營前日所捧如其太濫斟酌減給如其太少斟酌

加給則不但八道之民役可均京外之經費有定出入濶狹權在朝廷稍有贏餘以備不虞則朝家不時之需亦無苟且之弊矣如此之後革罷徵布軍籍則民情慰悅有同拯濟於水火之中矣

二十九年領議政申琓啓曰良役軍制變通事迄今遷就啓下堂郞斯速舉行似好矣　上曰以釐正廳爲名可也

補三十四年叅判閔鎭遠䟽曰我國所謂身役名色不億而輕重不一苦歇懸殊釐正廳之設盖欲均一民役以革此弊也設廳之後以一人身役六升木四十尺者二疋爲限過此者降之下此者陞之各樣名色或陞或降皆以六升四十尺者二疋爲準之意頒布中外矣今此水軍一欵若令一依舊例即五升布三十尺也國中應役之民

皆出六升四十尺之木而水軍獨減其升尺此其不均一也臣意則水軍納布宜與他役一體以六升木四十尺者二疋爲準而給代亦以每名二疋爲式可無不均之歎

三十七年引見大臣備局諸臣論良役變通之策領議政徐宗泰等諸臣皆以戶布爲第一其言槩以爲口錢則繁密難行戶布最爲正當矣上命更加商確從長稟處[補]禮曹判書趙泰耉以爲難行右尹朴權副提學柳鳳輝皆請變通於是　上申喩商確稟處判府事李頤命上箚曰一人二疋之役誠天下萬古之所無也名以兵而虐斂者亦天下萬古之所無也軍額日增良丁日縮白骨黃口俱不免納布而害及隣族今以諸色冒漏者能充其逃故則隣族之怨可以少紓於目前一人二

疋之怨何時可已乎金宇杭朴權俱以戶布爲主戶布之議其來久矣細思其利害亦不無不便之端矣逐戶收布奸民將合二三而爲一戶戶縮則布亦縮矣單丁之戶一疋則過矣欲分三等則當以二十口以上爲上戶十口以上爲中戶其下爲下戶多寡不能井井均齊矣欲以貧富差等則亦難審定矣三等俱一疋則不但無別亦不足於經用矣中戶二疋上戶三疋則雖足於經用三疋不已多乎柳鳳輝所陳良布一疋之規比身役布減其半名亦不賤似若均齊無騷而但以卽今應役良丁俱減一疋則常則二猶不足一疋必不足於經用欲加斂良布於曾前閑遊之輩則國俗人多差等有士族焉有品官焉有閑散焉有軍官校生焉未知限以何等方可適宜乎二說俱有窒礙臣之賤見最

以口錢爲勝矣三代以後西漢最近於古漢法民年十五至六十五爲丁丁出賦錢一百二十文自此歷代因之雖增損其數無不逐口以賦逐口以賦雖不見於三代之文自漢以後天下行之成丁者出賦老弱免焉其法極有條理有身者有賦無有差等以今三者之議叅看則此身役二疋減其四之三比良布一疋又減其半比戶布無等戶不均之弊且雖數十百口之戶奴婢以賤口而免獨良人以上父子兄弟之同居而成丁者賦焉計人家應賦者多不過六七丁依之軍役之法五免其一一家出賦者無多漢法男女俱賦而國俗賤口之外婦人無役令不可出賦而出嫁則助夫之役是爲一男一女各出六十文比漢又輕其半一男一女成丁則爲力役之人雖甚貧殘賣柴販屨猶可辦此矣

然士族以下閑遊之類各出無前之賦必有怨言從前戶布之不成豈由於此輩之激成浮議耳此法若行則其中亦多有不可出賦者公私賤口各有身役忠臣孝子烈女及功臣嫡長宜有存恤宗親文武二品以上宜有體貌老弱病廢流丐柳匠鮑尺及父母年八十者宜在矜憫當番及長征軍卒宜在安撫而俱當免賦矣

四十五年右議政李健命箚（景廟代理時）曰我國良役之弊實古今天下之所未聞而百年之間邦本將蹶此弊不袪則雖堯舜在上皐夔稷契布列朝廷無救於亂亡之勢豈不寒心哉今之論者或曰良丁之閑遊者衆莫如搜括而充額或曰軍門之新創者多先宜罷去而減數以除白骨隣族之患此皆一時救急之計非永世之利也一丁二疋其役甚重

而一家三四丁俱不得免是以昔之富戶今皆殘敗轉移呼號或至數十家之村便成丘墟此皆道路耳目之所共見聞者也粤自 仁孝兩朝以來廟堂訏謨之臣與夫識務談世之士其說甚多其策不一如儒布戶布口錢遊布結布之法皆莫非救時之術也今此數者皆紙上說去而已實未嘗下手做得故朝議紛紛未有一定之計倘 邸下奮發大志以革弊安民爲今日第一急務則亟宜先令京外抄出一年徵布之數各邑戶口田結之多寡以向者數者之論裁量較挈審其優劣取其不拂於民情而不損於經用者斷然行之有何顧忌哉令廟堂商確講定

景宗元年備邊司啓曰因右議政李健命箚進册子軍布捧二疋者減

一四一四則以田結雜役價充納雜役則移徵於烟戶而先試一二邑
事既已回啓蒙允三南營下邑不可不先試湖西之林川湖南之南原
嶺南之宜寧亦爲一體設行以觀其便否何如　上從之旋因持平柳
復明啓還寢
英祖二十五年忠淸監司洪啓禧求對盛及良役之弊命赴任後詳察
民情狀聞論請
二十六年三月忠淸監司洪啓禧狀聞請行結布以湖西結布議作册
子以進　教曰良役之弊昔年特命設廳講究者聖意至矣而迄今因
循良由否德昔年則戶結口遊四條中或陳章或成册子而進者有之
今則寥然漠然此良民勝於昔而然乎人志不逮昔年而然歟良民倒

懸日甚决無勝昔年之理人志亦不逮於昔年而然矣噫今日爲君者
若恫在己之心不能及於昔年京外之人視幾恬然而草野有志之士
自曰其雖陳也不過一備局之休紙反爲差恥而不爲心常慨歎今者
忠清道臣洪啓禧頓於辭陛之前痛陳此弊其言慷慨今又投進一册
啓聞措語不覺爲民涕下其在爲民之道豈可以元良循例稟處事下
答教然乎然於戶於結予亦思之熟矣而尙今泯嘿者意亦在焉今者
道臣之請民皆曰便乎哉予不信然古人云磨礪當如百鍊金凡事宜
愼於初令循例稟處若以更爲商確申聞此待民文具其徑先設施民
若不便則此弊有甚於前其令道臣春巡時遍問于士民知其咸曰無
弊然後更爲啓聞

五月戶曹判書朴文秀請行戶錢　上親臨弘化門俯詢士民曰噫爲
令民弊莫若良役粤我　聖考深軫此弊屢下絲綸而不能奉令承敎
非徒他日有有君無臣之歎爲嗣王者追慕痛慨之心若何當暑靜攝
之中強疾臨門召問士庶自昔說救弊者戶布也結布也遊布也口錢
也口錢零瑣遊布亦難便此則決不可行也今問者戶布結布與此外
好樣救弊之道也爾等必有漆室之歎今許方寸之地其各面陳毋追
悔士庶軍兵各有所陳多言戶錢便其言結布便者十居二三　上命
諸臣直宿備局磨鍊戶錢議者始言戶收四五十文可以當良役所納
之數及其詳計則大戶收二三兩小戶收六七十文猶不足矣〇七月
上又復臨門俯詢百官儒生庶民　敎曰戶結之中欲行戶錢而籍法

蕩然計莫能充且徵布於減布之民予甚歉然括戶之政民皆動心幾年臨御澤不及民而白首暮年反行動民之政是爲半國之民反貽弊於一國士民故特寢其命

上引接備局諸宰六曹三司諸臣特命良役永減一匹垂涕諭群臣曰戶結雖不可行減布不可不爲卿等區劃給代之策以來否者毋見予也又　教曰戶結俱有掣肘之端今則全歸於減一疋之政此無異於大同白首暮年盛暑臨殿吁嗟句管之臣以喬木世臣知我夙宵爲民之意豈忍放忽乎道臣守宰其復若前吝惜使減疋之政閼而不行豈徒負君以何顏歸見乃祖乃父乎言之及此予心慽然有識朝臣讀書士夫豈忍爲此自今日定良役節目句管堂上三公摠察噫今日此舉

蒼蒼照心陟降俯臨諒此心諒此心使我暮年少便宿食

命諸臣算計所減之數講究給代之策領議政趙顯命左議政金若魯右議政鄭羽良請設廳名以均役三公句管以申晩金尙魯金尙星趙榮國洪啓禧差堂上齊會講確

補 均役廳節目○一設廳以舊守禦廳名爲均役廳爲蓄儲充給之地○二結米西北兩道外就六道田結每結收米二斗或錢五錢定式○三餘結關北外七道報餘結之數摠爲二萬餘結自庚午條納稅于本廳以補良布減半之數○四海稅諸道魚塩之稅均役使及監司分定之○五軍官良民之投入校生將官者別作軍官收布以充減疋之數○六移劃減疋之後惠廳儲置米及海西詳定米合一

萬石以新儲置移劃本廳以給減疋之代○七減革軍門及該司舊制若干變通外方營邑鎭各樣名色隨宜減省以給減疋之代○八給代之數列爲定式使之逐年按例舉行○九需用本廳米木給代之外不得一毫他用故郞官則以有實職人來兼吏隷亦帶本料移差○十會錄一年給代之餘數令各道捧留歲末開列報廳以爲備句荒之資

講究給代事件　儲置米一萬三千石依下教移劃○罷諸道監司眷率而減其營需以守禦使兼南漢留守出居廣州摠戎使兼京畿兵使設營蕩春臺而減其軍米歸之給代之需（尋省革罷）○就京外衙門之應給代者量減其數或減其額以作餘保兵曹騎步兵之舊作八

番每十六朔一納二疋者改作六番每十二朔一納一疋諸道水軍
不得盡數給代則每一人給四斗米
講究米錢布出處五條　移劃者卽儲置米稅作綿布常賑耗軍餉
耗等劃給者也○魚墟船稅者我國三面濱海而魚墟之利盡歸於
私門故　肅廟朝欲別設一司專管收拾而未果至是因大臣建白
分遣朴文秀金尙迪李瑼等於嶺南關東海西畿內湖西湖南諸道
審視定稅金尙迪在海西病卒黃晸承命察海西數邑及畿內而關
西關北則使道臣行之仍命盡罷諸宮家各衙門折受漁箭及所屬
船隻使之一體徵稅至有苟可以爲民除弊予何愛身體髮膚之教
○隱餘結者各邑起耕之田冒稱陳灾而見漏於公賦之納者多歸

於守令私用故使之從實自首者也○軍官布者良民之家計稍裕
者巧避軍役閑遊已久到今定役必致騷撓故作爲選武軍官使各
其道設都試居首者賜第其次一人直赴會試其次五人免當年布
其餘徵布一疋以補給代之用者也○分定者諸道監兵營各錢幾
兩布幾疋使之輸納又令各邑以其某樣所收充給水軍粮米者也
嶺南水軍最多因道臣閔百祥狀
聞罷不緊七鎭以紓各邑之力
二十七年五月領議政金在魯上疏言各處分定不可不革罷漁塩軍
官不可不釐正又筵奏言變法反有無限弊端不如還存舊法爲愈
上教以國雖亡決不可失信於百萬軍民左議政趙顯命進均役或問
册子請變通兩軍門減鎭堡罷營將幷州縣行會錄法諸議多以紛紜

變更難之兵曹判書洪啓禧亦疏陳通變事宜請於六道田結每一結收五十文以立根基隱餘結漁塩稅選武軍官略加整頓而分定諸條一倂罷之命廟堂稟處

六月 上御明政殿試文臣製述以良役變通親策而問之又御明政殿招問蔭武特減月令進上以其價米補給代之用御明政門以結錢便否俯詢於儒生庶民及鄉軍鄉吏言便者多言不便者少 敎曰二次臨門一次臨殿減布之政雖行其於均役尙不了當此豈體昔年爲民減疋之意哉今又再次臨殿一次臨門慨然之意大臣諸臣旣承下敎而近來益懈惟使其君憧憧于心推諸一人袖手傍觀雖由於予之誠淺諸臣亦豈無飭兵判外均堂幷越俸一等自今日堂上郞廳直宿

備局講究其事登對以稟

領議政金在魯與均役廳堂上申晩金尙星洪啓禧洪鳳漢（金尙魯出拜關西伯）

（後啓下）趙榮國郞廳韓光肇金致仁相議草成結米節目登筵稟裁逐條

删正又發關詢問於諸道道臣狀聞俱無異議九月節目始成啓下頒

布（見田賦考租稅條○移劃漁鹽隱餘結軍官布分定五條已見上幷結米爲六條而分定條革罷別有會錄一條附左兼錄隱餘結軍官布結米數及各衙門各道給代數惟漁鹽數見漁鹽條）

節目會錄條　平安監營綿布千五百疋會錄而別餉二萬疋外磨

鍊兵營綿布千疋會錄而戊辰定式別備外磨鍊黃海監營綿布千

疋兵營綿布五百疋忠淸監營租七百石全羅監營租五百石慶尙

監營租四千石三局納米五百石合綿布四千疋租五千二百石逐

年會錄○軍作米十萬石內京畿二千石湖西二萬石嶺南五萬石
湖南二萬八千石湖南檢營米五千八百五十石七斗折半糶糴取
耗年終報本廳設有給代不足取來補用之事元數則勿爲犯用年
年糶糴取耗之數與元數相當則報本廳隨便發賣以錢會錄

隱餘結稅數爻　京畿水田三百八十八結旱田五百九十一結稅
米八百四十石大豆一百三十七石○忠淸道水田五百二十一結
旱田九百五十六結稅米一千三百二十一石大豆二百五十五石
○江原道水田一百六十八結旱田六百四十二結稅米七百三十
八石大豆一百七十一石○黃海道水田九百七結旱田三千八百
十結稅米四千八百六十三石大豆九百七十三石○全羅道水田

三百九十九結旱田五百九十四結稅米九百一石大豆一百五十八石○慶尙道水田一千九百四十九結旱田四千五百十二結稅米五千六百八十九石大豆一千二百三石○平安道水田二千五百六十五結旱田四千四百五十一結稅米三千二百五十九石大豆四百九十四石

續正祖癸卯摠隱餘結稅數爻　京畿水田旱田幷九百七十九結稅米八百四十石大豆一百三十七石○忠淸道水田旱田幷一千四百七十七結稅米八百八十八石田米一石十三斗大豆一百三十六石綿布一千六百三十六疋○江原道水田旱田幷八百十結稅米一百五十六石田米四百二石大豆一百三十一石麻布六百

五十四疋○黃海道水田旱田幷四千七百八結稅米七百四十七石田米一千四百八十石大豆三百九十四石錢一萬八百七十七兩（長山北十五邑作錢）○全羅道水田旱田幷九百九十三結稅米五百七十九石大豆一百五十八石綿布六百十疋○慶尙道水田旱田幷六千四百六十二結稅米一千三百六十二石大豆二百九十石綿布九千九百四十九疋正布六百七十八疋錢一千九百七十四兩（嶺底十二邑永作錢）○平安道水田旱田幷七千十五結稅米一千四百二十九石田米一千八百二十九石大豆四百九十四石（每年作錢自監官上納錢一萬一千八十五兩）

選武軍官數爻　京畿一千八百九十八人忠淸道四千十八人江原道

二千十五人黃海道三千五百三十八人全羅道六千十五人慶尙道
七千四十人摠二萬四千五百人己丑秋捧時都試入格三十六人遭故者二千七百九十一人實捧綿布二萬一千六百七十三疋

（續）選武軍官數爻 京畿一千八百六十三人忠淸道四千十八人江原道二千十五人黃海道三千五百三十八人全羅道六千十五人慶尙道七千四十人摠二萬四千四百七十三人正祖癸卯秋捧時都試入格三十六人遭故者三千四百五十四人實捧綿布二萬九百八十三疋

結錢數爻始定結米有米有錢後以米條收捧及上納時有弊一併以錢收捧 京畿三萬六百二兩忠淸道六萬九千五十八兩江原道九千七百十四兩黃海道三萬九千一百八十七兩全羅道十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兩慶尙道十一

萬二千三百四十四兩摠錢三十七萬二千四十五兩摠數中八萬四百十六兩

外方代給實上納二十九萬一千六百二十九兩卽己丑收捧之數

補臣謹按結錢數爻與田賦考大同元田數俱是己丑條收捧之數而田結與結錢每每不合於此於彼必有一誤今依田賦考結數釐改則京畿結錢二萬七千七百五兩五十文忠淸道結錢六萬三千七百三十九兩江原道結錢八千七百一兩五十文黃海道結錢三萬三千九百五兩五十文全羅道結錢九萬九千五百十九兩五十文慶尙道結錢十萬二千四百七十兩五十文

各衙門各道給代數　兵曹二軍色騎步兵給代綿布四萬八千九百五十九疋二十尺內京畿撥價綿布四千三百二十六疋純錢上下本色綿布四萬四千六百三十三疋二十尺錢布叅半上下都案色別騎兵給代綿布七千五百疋錢布叅半上下〇以上分六當上下一軍色綿布一萬五千三百五十一疋錢布叅半上下馬色綿布二百八十八疋給代自十月始四月望前准下下同訓鍊

都監砲保綿布三萬五千六百三十疋禁衛營騎士保綿布二千八百五十二疋御營廳騎士保綿布三千九十疋戶曹漕軍綿布二千二百七十二疋水夫綿布一百二十八疋掌樂院樂生樂工保綿布三千七百二疋尙衣院諸員及鍼線婢奉足綿布一百五十七疋司饔院諸員綿布五百八十五疋司僕寺諸員綿布二千八百九十疋內醫院差備醫女奉足內醫女奉足綿布一百三十二疋惠民署醫女保綿布八十疋議政府差備書吏綿布一百疋中樞府差備書吏綿布一百五十疋吏曹留曹書吏綿布五百十疋工曹匠人保鍼線婢奉足綿布三千六百四十疋軍器寺匠人保綿布二百三十疋繕工監匠人保綿布八百疋紫門監匠人保綿布二十疋典設司諸員

綿布五百疋校書舘唱準及匠人綿布一千六百七十三疋造紙署匠人保綿布六十疋內苑土木匠人綿布一百疋以上綿布幷十二萬七千七十三疋二十尺原本作十二萬四千六百四十九疋二十尺○成均館石魚價錢二千兩魚鹽條給代六月爲始七月內準下下同四學石魚價錢五百兩○毓祥宮祭需錢五百兩湖南年例端午進上石魚卵醢錢一百三十七兩六十二文以本道魚壚稅錢會減司饔院漁夫船稅錢一千六百五十兩一依年例給代耆老所綿布二百五十疋宗簿寺綿布一百二十五疋每年以錢給代工曹津船每年六七隻新造六七隻改槊定式而新造價則定之一百二十兩改槊價則定以六十兩一依啓下節目及井間逐年會減○慶尙道水軍三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名統營水軍八千九百九十八名

全羅道水軍二萬五千六百八十名忠淸道水軍七千四十九名黃海道水軍六千四百九十三名江原道水軍四百名京畿水軍四千二百六十一名合九萬一千六百七十八名每名各錢一兩合錢九萬一千六百七十八兩上下會減釜山鎭炭軍雇軍炭匠人炭射夫四色以本道軍官布給代所減綿布二千七百六十三疋安興鎭騎兵四百名給代以本道軍官布四百疋會減訓局軍餉保給代米二千八百石禁衛營米保給代米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二石御營廳米保給代米一萬五千一百三十石十二斗合三萬三千八百七十二石十二斗以儲置米營需米結米分劃諸道使之直爲輸送於該軍門其不足之數以隱餘結所捧米區劃

二十九年　教曰畿甸國之本也而若是大歉國役稠疊莫若近年今年畿甸結錢通一道蕩減以示予暮年恤元元之意

三十一年　教曰今年八道俱歉諸道結錢特減其半以示予爲元元之意

命減寺奴婢貢木各半疋以均役廳錢二萬六十六兩給代仍成節目

補 詳見戶口考

三十二年命今年結錢畿甸關東尤甚邑全減之次邑減半三南尤甚邑減半

三十三年命今年畿甸三十六官結錢蕩減因忠淸監司金尙喆狀達丹陽懷仁甲戌乙亥兩年條結錢亦爲蕩減

三十四年命京畿改量邑當年結錢特減寧越府今年結錢一體蕩減
三十五年 教曰海西之歉甚於諸道尤甚邑特減結錢之次邑減半
畿甸歲歉無異海西尤甚邑結錢特爲半減喬桐特爲全減
三十六年命今年畿甸尤甚邑結錢全減之次邑減半
三十九年命關東七邑尤甚面結錢全數蕩減之次面折半蕩減
四十年因湖西暗行御史書啓命石城扶餘結錢特爲減給又以春秋
謁 陵命減畿內尤甚邑結錢楊州高陽亦命一體減給
四十二年命京畿一道結錢特爲蕩滌
四十三年命湖南被燒民人等結錢蕩減鐵原被燒民人等結錢亦命
除減

四十四年命減今年諸道尤甚邑尤甚面結錢折半之次邑尤甚面減三分一又命懷仁尤甚面結錢減三分二丹陽淸風尤甚面減半

四十五年命兩陵守護軍特減一年結錢又命三陵守護軍結錢減半

四十六年諸道今年所捧選武軍官收布特命減半

臣謹按我國租庸調之制猶未詳備土地貢賦之外無他財用放番收布以資養兵者其來盖久而各衙門之巧爲名色稱以良軍收布二疋遂作經用名色滋繁日益濫觴良役收布在肅廟初年猶爲三十萬疋至于 當宁中年爲五十萬疋西北外六道應良役之民不過爲十餘萬戶以十餘萬戶應五十萬疋之役於是乎有白骨徵布黃口簽丁之寃自 列聖朝屢降

惻怛之教每有通變之議而朝論多歧迄未定行逮我 聖上
庚午體 先朝之德意軫黎元之困窮垂洟臨門廣詢中外亟
下良役減一疋之教內而各衙門外而各營鎭減省之數爲二
十餘萬疋而軍需經費之不可不給代者尙爲二十餘萬疋故
多般講確設廳均役就六道田結每一結收米二斗或錢五十
文又以漁塩船稅選武軍官所收隱餘結所捧充其不足之數
以爲減疋給代之用嚴立科條永垂來後此實出於我 聖上
恤民若恫之至意而亦是國計之肯綮經費之關棙與貢案之
變爲大同寔相表裏不可不詳記其顚末故別以均役爲目附
之於國用之篇

續正祖三年領議政金尙喆啓祭酒宋德相啓請巫女收布事有稟達之命矣巫女本與寺婢大有異焉況經再昨年以後尤不可不懲其誣惑之習今何可減其布而給其代乎儒賢所達實爲得當依前施行斷不可已上下詢大臣與諸備堂大臣備堂之意皆如領相所達從之

續今上八年始收戶布教曰近來各邑軍政之弊滋甚自昨年以有大院君分付班戶則以奴名出布小民則以身軍出之令無白骨黃口之怨此爲導祥迎和之事自廟堂行會各道以爲萬年法式可也

每戶錢二兩甲午更張後改定三兩

用財賦田獻文
三十二